清末赴日視察風潮中知識份子的 活動—以嚴修的教育活動 及其貢獻為探討中心

周東怡*

摘要

清末赴日視察的風潮因為甲午戰敗而急速發展,更因光緒新政的推動而達到巔峰。在此期間赴日人士的視察內容以教育為主,本文討計型日人士的視察內容以教育為使用在此兩種身分兩度赴日的人物—嚴修為例,來探討赴日內容對其人的教育活動及其貢獻有何影響。嚴修於光緒二十八章制度以為學校與機關,了解當時日本所實施的近代教育對學內容,更加深入了解學校的教學內容、與各界人士交流,並探訪適廣設學內容、與各界人士交流,並探訪適廣設學內容、與各界人士交流,並接過學的人數學內容。因國後在強化直隸者的大數學內容,於光緒三十一年拔擢為學部的成果引起中央注意,於光緒三十一年拔擢為學部時度,其中「勸學所章程」使是參考日本地方報創辦新式學校右的政制度,其中「勸學所章程」便是參考日本地方數則實施的政策制度,其人對推動近代教育的貢獻不言而喻。

閣鍵詞:赴日視察、教育、嚴修、學部、清末

^{*}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生

一、前言

清朝自甲午戰敗開始正視日本的崛起,在有志之士倡導根本性改革的背景下,因明治維新而成功的安定政治、轉型為強國的日本便成為主要學習對象。最顯著的例子即為康有為與梁啟超所主導的戊戌變法,以及張之洞的《勸學篇》都極力鼓吹留學日本。於是中日之間交流日趨興盛,大批官員與知識份子前仆後繼赴日,點燃清末赴日視察的熱潮。清末視察風潮的相關研究為數不少,例如熊達雲對光緒到宣統年間清朝「官」與「民」的赴日視察做了全面概括性的研究,他並未特定分析對某一分野的視察,是因為其目的在釐清赴日視察與中國走向近代化過程的關聯;特別是赴日視察者在立憲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¹而田正平與汪婉的研究則將焦點鎖定於對「教育」的視察,除了概要性分析赴日進行教育視察的內容與視察者歸國後活動的關聯外,汪婉更從在清末歷史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教育改革這一角度來解析赴日視察者的貢獻。²

在清末赴日視察的風潮下,進行教育視察者不計其數,然而除了張之洞的幕僚,曾於日後對張之洞提出的「奏定學堂章程」提供意見的羅振玉、為張百熙所派遣的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以及在通州成立師範學校而聞名的張謇等等官派或是知名人士視察者之外,其餘自費或是較為無名者則並未受到太多注目。上述研究雖然也已留意到這點,卻受限於資料或是篇幅而未能對這些視察者做個別與更細部的著墨,因而在進一步了解清末赴日風潮下其他知識份子的活動及其日後帶來的影響上,仍稍嫌不足。汪婉即認為有必要繼續檢討視察者個別的事例,以及他們的視察結果與見聞對日後活動所產生的影響。3而本文正是欲以分析

¹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東京:成文堂,1998)。

² 田正平著,蔭山雅博譯,〈清末における中国知識人の日本教育視察〉,《国立教育研究所研究集録》,第25號(1992年9月),頁33-48;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

³ 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373。

一位鮮為人知,但卻在清末赴日視察風潮中留下重要貢獻的人物 ——嚴修——的視察及教育活動。

嚴修曾任貴州學政,並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上奏要求舉辦有別於科舉取士的「經濟特科」, ⁴還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與光緒三十年(1904)兩度赴日,是少數以自費的個人與公費的官派兩種身分二度赴日的教育視察者,並且留下《東遊日記》詳細記錄了當時視察行程、內容與心得。而歸國後不僅僅在家鄉天津辦學,還在地方(直隸省)與中央(學部)擔任負責推動近代教育發展的官職。⁵本文企圖釐清這樣一個在赴日視察風潮下不單是只有自主或是派遣,而是兼具兩者身分的知識份子在赴日時視察了哪些教育內容、有何心得、並且又如何在擔任官職時將經驗運用到教育的發展,與其他只是以個人或是官派身分赴日視察者有何差異,以期更加完備清末赴日視察風潮的研究。

二、清末赴日視察風潮的形成

在討論嚴修兩次赴日視察的內容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光緒初年以來赴日視察風潮形成的經緯。有關此點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因此本文謹以先進研究成果為基礎,簡單將清末赴日視察風潮分成三個時期並加以介紹。⁶

⁴ 有關經濟特科奏摺內容請參照嚴修,〈請設專科摺〉,光緒二十三年11月23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光緒朝文教類,文件2540號;〈總理衙門遵議開設經濟特科摺〉,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第4冊,總頁4024-4026,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庚寅條。另可參閱康大壽、潘家德,〈清末經濟特科述論〉,《社會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頁81-86。該文分析了經濟特科提出的背景;樽本照雄,〈経済特科考〉《大阪経大論集》,第46卷第2号,(1995.7),頁39-68。該文詳細論述光緒新政時期經濟特科的實施狀況。

⁵ 有關嚴修的生平經歷將於下文介紹。

⁶ 田正平著,蔭山雅博譯,〈清末における中国知識人の日本教育視察〉與汪婉所著《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熊達雲著《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都為清末赴日視察風潮相關研究。田正平與汪婉著重討論對教育的視察,前者認為光緒二十年之前為初期,之後為教育視察的全面展開期;後者則細分為1870-1894年、1895-1900年、1901-1911年等三期。另外熊達雲廣泛分析了對政治及法律等方面的視察,並認為甲午戰爭的發生為分水嶺,之前為赴日視察的實踐時期,之後由於戊戌變法及立憲運動而促成赴日視察風潮的興起。本節內容則採用汪婉的分期法。

(一) 萌芽期:同治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71-1894)

前人研究大多將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視為赴日視察萌芽期與發展期的分水嶺,對於萌芽期下限的看法幾乎一致。至於上限,除了汪婉提出同治十年(1871,締結中日修好條規與中日通商章程)的看法之外,其餘研究並未明確特定年份。然而就現有資料來看,初期的赴日視察的確多集中於同治十年之後,因此本節也以此為上限。

在萌芽期赴日遊歷者不少,且幾乎都著有日本見聞錄。例如從光緒三年(1877)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所著的《使東述略》、副公使張斯桂的《使東詩錄》、參贊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中可以一窺他們對日本的地理形勢、以及對明治維新與日本民情風俗的認識。7光緒五年(1879)王韜在日本停留四個月,所著之《扶桑遊記》中留下許多與中日文人們的往來記錄與作詩。8而同年受命兩江總督沈葆楨赴日進行調查的王之春所出版的《談瀛錄》也記錄了日本的見聞以及對地理形勢和軍事等的觀察。9另外隔年遊歷日本的李筱圃則在《日本紀遊》留下他參觀各地博覽會、風景名勝與工廠的心得,以及對明治維新的評論。10光緒十年(1884)做為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的隨員而滯日六年的姚文棟編輯了《日本地理兵要》一書;黃遵憲也在三年後完成了《日本國志》這本對日本進行綜合研究的著作。而同年作為第三任駐日公使徐承祖隨員赴日的陳家麟亦公開《東槎聞見錄》,論述對日本各方面的研究以及明治維新的利弊。11

⁷ 武安隆、熊達雲,《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東京:六興出版,1989),頁109-116、王曉秋,《東亞風雲—近代中日啟示錄》(台北:宏觀文化出版,1995), 頁201-204。

⁸ 武安隆、熊達雲,《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頁116-119、鍾叔河,《走向世界: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57-161。

⁹ 武安隆、熊達雲,《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頁119-123、王曉秋,《東亞風雲— 近代中日啟示錄》,頁204-207。

¹⁰ 武安隆、熊達雲,《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頁123-126、王曉秋,《東亞風雲—近代中日啟示錄》,頁208-210、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頁373-377。

¹¹ 武安隆・熊達雲,《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頁132-133、汪婉,《清末中国対日

至此所提及的遊歷者多半是駐日官員或文人,而清廷要遲至 光緒十三年(1887)才正式派員遊歷。該年清廷頒布〈出洋遊歷 人員章程〉,內容多達十四條,根據此章程先請現職官員推薦適當 人選並予以測試,最後選出十二名,¹²而這當中被派遣到日本的是 傅雲龍與顧厚焜。傅雲龍將赴日視察時收集的資料整理成《遊歷 日本圖經》,其特色是附有大量的圖表,可說是一本有關日本歷史 與現況的百科全書,然而卻缺乏對日本學問、文化、事物、制度 的深入分析評論,以及與中國現狀的比較。¹³同時赴日的顧厚焜則 將所見所聞歸納成《日本新政考》,內容中大量的數據證明了作者 認真調查了明治維新後的新事物,並有許多顧厚焜本人的見解。¹⁴ 另外得到當時安徽巡撫沈仲復與駐日公使汪鳳藻贊助,而於光緒 十九年(1893)赴日遊歷的黃澄慶也在隔年寫了《東遊日記》,在 書中他表示對明治維新的讚賞,並主張中國若要維持傳統政法, 必須要引進西方先進的制度與技術。¹⁵

總結以上可對赴日視察萌芽期歸納出下列結論:

1、關於赴日人員的性質

前述的赴日人員與其說是「視察」,不如說是「遊歷」。換言之,他們並非是被派遣去調查某些專門分野,對日本的見解與看法也不僅限於某一領域而是涉及社會全體。其身分多為駐日公使及其隨員,或是自主赴日的文人,他們並非是由政府派遣或是身懷專門考察目的。另外根據〈出洋遊歷人員章程〉,可知作為遊歷使赴日的傅雲龍與顧厚焜身負「詳細記錄各處地形、防守大勢以及遠近的距離、風俗、政治、交通、水師、製造局、火輪舟車、

教育視察の研究》,頁34。

¹² 關於此點詳細內容請參考佐々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頁191-199。

¹³ 佐々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頁257。

¹⁴ 佐々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頁268-269。另参照顧厚焜, 〈日本新政考〉,收錄於劉雨珍、孫雪梅編,《日本政法考察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¹⁵ 王曉秋,《東亞風雲—近代中日啟示錄》,頁215-218、鍾叔河,《走向世界:近 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頁382-388。

水雷、砲彈,以備考查」,和「學習各國語言、文字、天文、算學、化學、重學、光學以及一切測量之學,向總理衙門提出以備參考」¹⁶等廣泛任務。因此比起「視察」,赴日「遊歷」的色彩更為濃厚。

2、關於著作內容

赴日視察的萌芽期長達二十五年,在此期間問世的日本相關著作也隨著時間流逝而有明顯的變化,可視光緒十年(1884)為其分水嶺。

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展開對外活動,鄰近的中國首當其衝。 同治十三年(1874)藉口琉球居民遭台灣生蕃殺害而出兵台灣, 還於光緒五年(1879)併琉球為沖繩縣;此外又因朝鮮問題,日 本與清朝之間屢屢發生摩擦。由此可知,自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與 中日通商章程後,日本與清朝的關係雖然越形密切,卻也因不時 發生的衝突,而使對日本進行多方面的認識變成赴日視察萌芽期 前半的重點。

而光緒十年以後不僅僅是與日本之間的摩擦,又陸續發生了新疆問題、中法戰爭,同時間自強運動亦如火如荼的展開。清朝逐漸注意到西方先進技術與學問的重要性,除了派遣留學生之外,還制訂了前述的〈出洋遊歷人員章程〉,開始派遣海外遊歷者。然而另一方面也因未卸下對日本的戒心,萌芽期後半出版著作內容與前半相比,在天文、地理、河川、國紀、風俗、經濟、製造、兵制、職官、外交、政治、文學、藝術各方面都收集了豐富的資料,帶有百科全書的性質,也可看出遊歷者對日本的了解從裡到外、從淺到深、從片面到全面的發展。¹⁷整體而言,赴日視察萌芽期主要目的是調查日本國情全貌。

(二)發展期: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895-1900)

甲午戰敗是赴日視察風潮進入發展期的關鍵,鑑於前所未有

¹⁶ 佐々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頁47-48。

¹⁷ 劉雨珍、孫雪梅編,《日本政法考察記》,〈總序〉,頁2。

的衝擊,朝野官僚與有志之十紛紛為振興國家提出建言,其中派 遣官員赴海外視察再度成為焦點。例如由張謇執筆、張之洞所提 出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就強調「宜多派遣視察員」。18另外康 有為也在光緒二十一年提出奏摺表示不可延遲變法,並於兩年後 再度上奏要求變法自強,建議「分派親王大臣及才俊赴海外,且 無遊歷外國經驗者不授予官職」。19而在戊戌變法展開前夕,榮惠 與楊深秀也相繼上奏;榮惠考量到宗室內「未必缺乏視廣才優 者」,因而建議「應選壯年且才識優秀者……帶書記與翻譯視察全 世界各大國」,並賦予其「詳細考察山川、風俗、政教、律法、大 小學堂、水陸營、製浩槍砲、砲台、戰艦、礦務,並詳細記錄」 的任務。20而楊深秀則以夏商周三代讓世子與庶子入學、以及西方 國家派親王游歷海外為例,提議從皇室及貴族中選拔優秀才俊計 派各國視察。21從上述上奏可看出此期所派遣的視察者已不單純只 限官僚,也包含清王室成員,且視察目的不限於觀光,而是更深 入考察清朝本身落後於西方各國的政治、風俗、軍事、學校、法 律等領域, 意圖尋找模仿的範本。²²

由於甲午戰敗,正視日本明治維新的聲浪愈發高漲,特別是維新派提倡以日本為範本來制定近代學校制度。此時期赴日視察尤其受到重視,人數也較萌芽期明顯增加,因此稱這五年為赴日視察的發展期實不為過。以下將從三方面來分析視察內容,但由於視察者人數與相關著作眾多,此處不一一贅述。

1、教育方面:

¹⁸ 張謇,〈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收錄於氏撰,張怡祖編,《張季子九錄·政聞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97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卷1,頁40-42。

¹⁹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總頁4021,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丁亥條。

²⁰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總頁4096,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丙午條。

²¹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總頁4096,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丙午條。

²²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頁68-69。

占視察人數中比例最大。例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為了籌辦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孫家鼐派遣李盛鐸、李家駒、壽富、楊士燮赴日考察東京帝國大學及日本各級學校的規程與課程;另外還有同年由張之洞派遣、著有《東瀛學校舉概》的姚錫光,以及自費前往視察並著有《東遊紀程》的朱綬。

2、軍事方面:

僅次於教育。光緒二十五年(1899)劉坤一派張大鏞、奎俊派丁鴻臣前往考察軍事學校,回國後兩人各自著有《日本武學兵隊記略》與《四川派赴東瀛遊歷閱操日記》。

3、農工方面:

可舉光緒二十六年(1900)由劉坤一派遣視察農業與工業的潘學祖為例,他將自身親見寫成《考察東瀛農工記》。²³

由上述可以歸納出下列特徵:首先,發展期的視察者多半為官員所派遣,並懷有明確視察目標;其中又以地方官員所派遣者居多,可知他們與知識分子較朝廷官吏對時局變化更為敏感。再者,教育視察為主要目的的原因恐怕是因為維新派想學習日本以推動近代學校制度,著重軍事視察也與此有關。關於這兩個視察重點,前人研究認為此期對教育的視察特色在於系統性介紹日本學校制度,而軍事視察的重點則在日本軍事狀況、以及軍事學校或一般學校中的軍事訓練。而對軍事教育進行了解也與之後軍國民主義教育思想的萌芽有關。²⁴

(三)全盛期:光緒二十六年至宣統三年(1900-1911)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使清朝面臨危急存亡之 秋,同年年底下達〈飭內外臣工條陳變法〉上諭,要求中央與地 方大臣在兩個月內對各項國政提出建言,²⁵光緒新政至此正式展

²³ 關於發展階段時期的視察者,汪婉已在其著作中有詳細整理,請參考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73。而此節所列舉之各著作,請參考劉雨珍、孫雪梅編,《日本政法考察記》。

²⁴ 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80-82。

²⁵ 沈桐生輯,《光緒政要》(《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5輯,台北:文海出版社,

開。大臣們也紛紛提出已見,例如袁世凱上奏〈遵旨敬抒管見備 甄擇摺〉26,在「重遊歷」一項中表示,「擬請簡選王公,分赴外 洋各國,謹選留心時務之京朝官隨從遊歷,考究各國政治、學 術、風土、人情」,這樣「既資以廣見聞,亦藉以觀敵勢」。另 外,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連續三次共同上奏,在光 緒二十七年(1901)的〈會奏變法自強第一疏〉²⁷中提到因為中國 缺乏人才,所以培育人才與振興學校為當務之急,建議四條育才 興學之大端:「一曰設文武學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罷武科。 四曰獎勸遊學」; 並主張模仿日本的學制與學科目和內容, 且認為 遊學目的地以「日本最佳」。六個月後兩人再上奏「會奏變法自強 第二疏」,28對國政提出十二條詳細建議未久後又上奏「會奏變法 自強第三疏₁,²⁹提出十一條建言強調學習西法的重要性,其中第 一條就是「官多派遣遊歷」。劉坤一與張之洞在奏摺中強調若論強 國培育人才之道,留學為第一要義,然而會花費較多金錢與時 間,因此「廣派遊歷」成為救急之法。具體內容如應派遣大臣及 其子弟,並規定三年後任官者須具備一次遊歷海外的經歷,以歐 美與日本為視察對象,但鑑於風俗文字相似易尋翻譯、加以日本 遵照國情於採用西法時已加以斟酌變通等點,主張先以「視察日 本為急務」。兩人的合奏主要強調視察外國的重要性以及赴日視察 的迫切性,並提示具體的視察方法與政策。30

由於大臣們多次上奏強調,因此視察海外,特別是赴日視察 逐漸興盛,清廷或是地方官所派遣的人數亦大幅增長。例如光緒 二十七年張之洞派羅振玉赴日視察學務,羅振玉一行在停留日本 的兩個月內參觀學校、訪問教育專家、選購教科書,並於歸國後 將視察記錄整理成《扶桑兩月記》。而吳汝綸也在被任命為京師大

^{1969),}頁1551-1554。

²⁶ 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廖一中、羅真容整理,《袁世凱奏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頁272。

²⁷ 沈桐生輯,《光緒政要》,頁1603-1619。

²⁸ 沈桐生輯,《光緒政要》,頁1620-1647。

²⁹ 沈桐生輯,《光緒政要》,頁1647-1676。

³⁰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頁74。

學堂總教習後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赴日視察四個月,其間收集的資料、聽講記錄以及日記都收錄於其著作《東遊叢錄》中。 張謇也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自費前往參觀日本大阪博覽會及 學校、工廠、銀行等,並將心得歸納成《癸卯東遊日記》。³¹

當然,當時的視察者人數絕不僅止於此。根據研究統計,光 緒二十七至二十九年赴日的視察團約五十一團,人數共計二百六 十二人;除去考察軍事、制度、法政、商務者之外,視察教育者 多達二百二十四人。³²伴隨視察者人數的增加及時局的變化,光緒 二十九年年底(1904)張之洞與榮慶請頒〈奏定獎勵官紳游歷章 程〉,33認為視察較留學花費少日快得成效,主張不分京官地方官 與滿漢派遣各級官僚赴海外,並且援助資金,並於歸國後授予官 職。與〈奏定獎勵官紳遊歷章程〉幾乎同時期頒布的「奏定學堂 章程」中的〈學務綱要〉也規定「宜派遣各省辦理學堂員紳赴國 外考察」34,對學堂而言管理者與教員同樣重要,因此各省官選留 心教育的官紳派遣至國外數月或一年,親身體驗與考察外國學堂 的規模、制度及管理與教授方式,回國後編入學務處及各級學 堂;而又以日本為派遣首選。光緒三十一年(1905)學部成立, 由於需要調查日本教育的發展,加以若派遣無海外經驗的學部官 員卦海外考察,除增廣見聞,亦對學部業務有所助益,因此也立 即上奏請求派遣職員赴日視察。35

另一方面,日俄戰爭的結果對清朝野造成重大衝擊,要求立 憲的聲浪也越趨強烈,終於清廷於光緒三十一年派遣政治考察大 臣,分赴「東西洋考察政治」。³⁶隨後由於立憲運動及新機構的成

³¹ 呂順長編著,《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9),上冊,頁4-5、8,三人的著作請參考同書,上冊,頁215-393;同書,下 冊,頁537-560。

³² 此數據來自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160,表一。

³³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京都:日本學術振興會, 1972),資料三一,頁202-203。

³⁴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資料三-二,頁211。

^{35 《}學部官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第三期,〈本部奏章·附奏派員 出洋考察學務片〉,光緒三十二年九月,頁44。

³⁶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頁5563-5564,光緒

立,赴日本視察的人數大幅增加,為了加強視察效果以及避免與視察國之間的不快,作總負責單位的學部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公布了規定視察者資格與義務、視察目的與長短、必要的資料與手續等等的〈奏定獎勵官紳遊歷章程〉。³⁷至此終於出現了統一管理的規定,也代表赴海外視察風潮走向一個新局面。³⁸

如前所述,自光緒二十七年赴日視察進入高峰,光從人數來看,自該年開始呈現增加趨勢,兩年後超過二百人,而從光緒三十一至三十三年(1905-1907)連續三年達到三百人以上,可視為全盛時期,光緒三十四年(1908)後則有衰落傾向。在視察內容方面,從光緒二十四至三十三年(1898-1907)有九成為教育,但自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三年(1908-1911)視察教育的比例明顯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對政治、實業、財政、法律關心的高漲。³⁹綜括而論,至光緒三十三年為止赴日視察的重點為教育,這是因為當時開始制定近代教育學制以及教育教國的觀念受到重視之故,而從光緒三十四年開始進行多方面的視察,則與開始推動立憲,需要政治與財政等領域的資訊有密切關係。

三、嚴修初次赴日視察與在天津的辦學事業

在討論其人赴日教育視察的內容以及主導與參與的教育活動 之前,有必要先簡單介紹其生平經歷。

嚴修(清咸豐十年-民国十八年,1860-1929)、字範孫、號夢扶。天津籍,祖先為浙江省慈溪東鄉人。祖先為鹽商,但他卻未繼承家業而是走向科舉之路。青年時期嚴修的應試之途相當順利,並屢獲師長及官員賞識。光緒八年(1882)以二十三歲之齡中舉人,文章並大獲主試官徐桐之青睞。40然而當時他眼裡並非只

三十二年七月戊申條。

^{37 《}學部官報》,第四期,〈文牘〉,光緒三十二年九月,頁38-3。

³⁸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頁92;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134。

³⁹ 此處的數據請參照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160,表一;以及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頁101,圖一;同書頁107,表六。

⁴⁰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0),頁

有科舉八股。光緒三年(1877)嚴修結識博學並通西學的陳奉周,在他的年譜裡記載著:「……與(陳奉周)游,深獲講貫之益」⁴¹。另外在《蟺香館別記》中也有「習天文、算學,得陳奉周之益為多」的內容。⁴²且從光緒十年(1884)開始,《日記》中開始出現有關學習算學的具體內容,⁴³從該例可知在準備應舉的同時嚴修亦開始接觸西學。

緊接著於光緒九年(1883)中會試,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更於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未久後任命為貴州學政。從二十三歲晉身仕途,到年僅三十五歲就被拔擢為學政,嚴修的官途可謂順遂。清廷在下達的任命敕令中顯示出意圖提昇貴州當地的為學風氣,⁴⁴嚴修本人也在〈到黔報接印日期摺〉中表現出就任學政的決心以及對學問實用性的重視。⁴⁵

嚴修到任未久即公布〈觀風告示〉,課生員「辨志」、「明師」、「評文」與「匡時」四題策論,⁴⁶除了要測試貴州當地士子的程度之外,亦認為真正的學問並非執著於既存的看法,而必須要能自我思考。另外又公布了〈勸學示論〉,認為學問的本質為實用,要求士子以學證明己身,⁴⁷使其能追求學問本質並加以活用。

^{25 °}

⁴¹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3。

⁴²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23。

^{43 《}嚴修日記》收錄了光緒二年至民國十八年(1876-1929)的內容,但欠光緒三年至五年(1877-1879)光緒七年至九年(1881-1883)以及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部分。所以從光緒十年(1884)以後的日記才能看到有關學習算學的內容。參閱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44 「……}今特命爾前往貴州提督各府州縣學政,爾當端軌儀,崇經術,勤功課,嚴坊刻,振維新之典,革積衰之弊。……」參閱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38。

^{45 「}嚴去取以覈真才,慎關防以祛諸弊,揆聖賢立教之意,有行重於有文,體朝廷眷士之心,所習必課諸所用」。轉引自齊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收錄於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頁6。

⁴⁶ 嚴修,《蟺香館使黔日記》(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輯,文海出版社,1979),頁167。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47-48。

⁴⁷ 陳景磐、陳學恂主編,呂達、田正平副主編,《清代後期教育論著選(下)》(人

他在擔任貴州學政任內主導了勸實學,於省級科考加入了對應時事的策論試題;捐贈藏書,改善當地書籍匱乏窘況;廢除教育舊規;改革書,要求學生學習算學與閱讀《時務報》等重要政策,⁴⁸因此被貴州士子視為引進西學、開創新風氣的重要人物;並為紀念嚴修,立了「嚴學使範孫去思碑」,讚賞他是「經師而兼人師也」。⁴⁹這些都可以看出嚴修擔任貴州學政時主導政策的獨特與重要,以及當地士子對其人所懷抱的敬愛之心。

基於從甲午戰爭前要求改革科舉的聲浪就持續不斷,加上自身擔任貴州學政時要求當地士子活用學問且積極導入西學,並認為培養人才為提升國力的不二法門,因此嚴修在光緒二十三年貴州學政任期將屆滿之際,上奏要求舉辦「經濟特科」,建議在科舉取士之外不定期舉辦特科考試以選拔能精確對應時局、熟知世界情勢與西學的人才。50

光緒二十四年貴州學政任期期滿,嚴修歸京,卻因百日維新失敗以及要求開設「經濟特科」而被免除翰林院編修一職。光緒二十八年首次赴日進行教育視察,歸鄉後因為辦學成績斐然,而在光緒三十年為直隸總督袁世凱延攬為直隸學校司督辦,就任後再次赴日視察教育。從光緒三十一年到宣統二年擔任學部右侍郎、左侍郎,並對「教育宗旨」的頒布及其他教育政策貢獻良多。民國建立後曾多次受邀任官,但都堅辭不任,依舊獻身於教育事業,於民國元年(1912)三度赴日,隔年首次出遊歐洲。其間推動家鄉教育發展不遺餘力,還於民國十六年(1927)成立崇化學會,歿於民國十八年(1929)。

(一)初次赴日教育視察(1902)

1、初次赴日視察契機

民教育出版社,1997),頁352-355。

⁴⁸ 詳細內容請參考周東怡,《厳修と清末の教育改革—対日視察ブーム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碩士論文,2004年度),第一章。

⁴⁹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110-111。

⁵⁰ 參見本文註4。

貴州學政任期屆滿歸鄉至光緒二十八年初次赴日為止,嚴修在天津進行的活動中最受注目的即為設置家塾,並延聘北洋水師學堂出身的張伯苓⁵¹為師,教授親族子弟五人經書、洋書、英文、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科目。⁵²由於嚴修在擔任貴州學政時曾要求當地讀書人除了經學之外,也須學習西學,而且自身也持續學習數學與英文;因此成立家塾也可視為他欲將自身經驗運用於親族子弟的顯著例子。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嚴修赴日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視察,蟄伏數年後再次致力於教育活動,這裡須留意的是嚴修為何挑選這個時機赴日。熊達雲的研究認為嚴修是受到當時在天津擔任日本人官學教師渡邊龍聖53的勸告,54然而不論是嚴修的《年譜》或《日記》中均未見直接相關的記錄。的確嚴修為天津地方上有名的士紳,交流廣闊且訪客絡繹不絕,這當中有許多與他相識並往來頻繁的日本人,因此可說這為嚴修深入認識與了解日本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加以他的長子智崇與次子智怡也早於光緒二十七年赴日留學,這也可視為他赴日的一個契機。55再者當時清廷正值「光緒新政」時期,赴海外視察一途被視為救國良方,進而帶動了赴日視察進入全盛期;嚴修必也感受到時局變化,體認為加強培養人才,教育改革已不可或缺,因此決心前往日本視察。

2、日本方面的態度

另一方面,作為視察對象的日本的態度也值得深究。甲午戰 爭後日本提出「清國保全論」,強調中日兩國之間政治及文化方

⁵¹ 張伯苓為天津人,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然因甲午戰爭對北洋艦隊的不堪一擊感到 失望,進而決心現身於「教育救國」事業。其後為嚴修延聘為家塾教師。參見片岡 一忠,〈五四前夜天津学生の意識—南開学校《校風》を中心に一〉,《東方学 報》,第61冊,1989年3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389。

⁵²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126-127。

⁵³ 渡邊龍聖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其後擔任東京音樂學校首任校長,於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元年(1902-1909)擔任直隸省學務顧問。

⁵⁴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頁291。

⁵⁵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128-131。

面合作的重要,並積極參與培養清國人才與協助進行教育改革。⁵⁶ 更積極呼應清朝於光緒新政時推動的教育改革。從光緒二十八年 初開始,明治時期著名的教育雜誌《教育時論》就陸續刊載了針 對清朝教育方針為主題的〈對清教育策〉一文,共十二篇。

對於清朝教育問題研究的必要性,該文認為維持清朝的和 平、發展其文化可謂日本政治與經濟最重要的課題,而欲達成目 的必須依賴教育來啟蒙清朝人士的愚昧,為了日本的利益及世界 的公道,必須研究清朝教育。加以清朝教育革新的氣勢越趨興 盛,各國也欲趁機在中國設立學校培養人才,藉以扶植自身勢 力。日本深感不可輕忽此現象,因此思考各種對策。首先為了詳 細調查清朝教育現況,主張成立「清國教育會」,該會目的不僅 止於「調查」,還需要以調查結果為基礎來經營其事業;另一方 面還需積極、直接或間接對清朝教育竭盡貢獻。並且意識到不知 清朝則無法教清民,需要先與其多接觸,因此當務之急為讓本國 教育人士赴清參觀各級學校,仔細考察其教育方法,這樣才能知 其教育現狀,並能對清朝設立各式新式學校的計畫給予適當建議 與指導。另外建議若是日本欲真心輔佐清朝教育事業,進而輸入 日本文化、培植勢力,則需派遣適當人士擔任清朝中央政府與各 地方衙門的學務顧問;再進一步考量與清朝教育改革的長期性合 作時,日本要先培育能擔任清朝新式學校教育的人才,且在中日 兩國教育人士、相關團體與官僚仕紳們的互動中,有影響力人士 應表達對教育改革的意見,給與清朝種種有益的智識與策略,還 須慎選清朝前來的留學生。57

日本為維護本國利益,從強化對清朝影響力的立場認真檢討 了上述方針並積極加以執行。例如從明治 35 年(1902)起日本的 教育雜誌中屢見日本教育人士被延聘至清或是赴清遊歷的報導, 日本的《教育界》雜誌評論日本對清朝的教育盡心盡力,誠為可

⁵⁶ 南里知樹編,《近代日中関係史料》,第二集(東京:龍溪書舎,1976),頁10-13。

^{57 《}教育時論》,607-612號,明治35年2月25日-4月15日。

喜現象。⁵⁸另外吳汝綸赴日視察之際,《教育時論》雜誌也表示歡迎與善意,認為給予吳氏一行方便和全力支持,使其能充分視察日本的各級學校及其管理方法與教育精神,並認為這是日本對清朝教育發揮影響力的絕佳機會。⁵⁹由此可知,嚴修可說是在日本全面且積極對應的氣氛下,展開初次的視察。

3、初次赴日視察的內容及其特徵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至十月二十八日(1902 年 8 月 10 日-11 月 27 日),嚴修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初次赴日視察, ⁶⁰足跡 遍及神戶、大阪、東京,訪問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各級學校,並與駐日官員、留學生、日本著名人士往來,詳細請參考附錄 1。以下將從視察內容與視察身分兩方面來分析嚴修的初次赴日視察。首先有關內容大致可整理為以下幾點。

(1)與各界人士的交流:這裡所謂的各界人士分為三類,第一類 是駐日領事、職員及留學生,嚴修與他們針對日本社會及其 現狀廣泛交換意見。例如張冠三與張星舫等人向嚴修表示日 本的法制,以及設立銀行、發行銅元、紙幣等經濟政策為日 本富強的基礎。第二類是日本民間知識分子,例如青柳篤垣 與松永祐介紹學校課程概要;中西正樹論及政局;田島正直 說明日本法律與政教分離的現象;岡本正治提及教育方法和 交通發展等。嚴修除了了解日本一般的教育狀況與社會情形 之外,也同時體認到日本民間知識分子的高教育水準。第三 類是近衛篤磨、大隈重信、伊澤修二、根津一、內藤虎次 郎、巖谷孫藏、藤澤南岳父子等當時日本的著名人士,嚴修 與之討論日本教育現狀,互相交換意見並接受各種建議與指 導。例如藤澤元造表示德川幕府時期對儒學的尊重為明治維 新成功的基礎,新學進入清朝未久,容易陷入形式主義,因

^{58 《}教育界》,第一券第十一號,明治35年9月3日。

⁵⁹ 〈呉汝綸氏の来朝(清国の教育視察特命使)〉,《教育時論》,620號,明治35 年7月5日。

⁶⁰ 此次為自費行程,因此並未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外国官民本邦及鮮·满視察雜件》的〈清国/部〉留下相關紀錄。

此宜正人心;而正人心須從學校教育為始,必須讓學生實踐 教師所講內容。這種看法與嚴修著重學問的實用性的想法一 致。此外,巖谷孫藏建議須詳細考察各級學校的設備與編 制;伊澤修二也向嚴修推薦必須參觀的學校。

- (2)參觀學校:大致上分成兩類,一類是為清朝留學生所成立的學校,例如清語學校、同文學院、清華學校、弘文學院、成城學校等,透過參觀能夠進一步了解清朝留日學生的學習狀況。第二類是日本的各級學校,除了幼稚園、小學、女校、高中、師範學校、帝國大學等一般學校,也包含音樂、美術、體操、工業、盲啞、商業、醫學等專門學校;不僅參觀各級學校教學情形,也詳細注意學校的設備。若更細部加以分析,可得知參觀幼稚園、小學、女校、高中、師範學校時著重於學生的學習狀況以及課程與編制等方面;而透過參觀專門學校則接觸到中國至今未受重視的實業教育,特別是在帝國大學的參觀內容集中於理科、工科、農科、醫科等應用技術,使他大開眼界,歸國後即立刻著手於振興小學、女學堂和工藝學堂講習所。
- (3)參觀各種機關:例如參觀東京府廳、警察廳、刑務所、裁判所、市役所、消防署等政府機關,深入了解明治維新後日本行政組織的運作狀況。另外還參觀了博物館、報社、印刷公司、銀行、紡織公司等民間機關,並向留學生請教日本生活體驗心得,這對理解當時日本的社會狀況助益甚大。

再從嚴修此次視察的身分分析。第一個月嚴修停留在長崎和 大阪與文人及留學生交流,並參觀各種機關或私立學校,行程廣 泛多元。八月初三抵達東京之後,與當時赴日的京師大學堂總教 習吳汝綸共同參觀東京府廳、裁判所、市役所等政府機構,並與 教育界名人會談,針對教育交換意見。而八月十六日日本外務省 正式發布接待令後,嚴修便獨自前往師範學校、帝國大學等東京 各級學校,相較於視察前半期較為集中考察教育相關事務。

由嚴修自撰的東遊日記可得知他雖非政府派遣,卻也未因自

費的個人身分而受冷落,外務省也下達正式的接待令。與政府所派遣的吳汝綸相比,除了吳汝綸有前往文部省聽講,且因官方身分而與較多日本政府官員接觸外,兩人所參觀的各級學校與機關幾乎無異。⁶¹可知當時日本是如何重視來自清朝的視察者,這也與前述日本對清朝的教育改革採取合作政策完全一致。而初次赴日的嚴修是以自費個人身分進行了廣泛的視察,除了試圖透過參觀各個政府機關和民間機構來了解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國家與社會的變動與發展外,也因參觀各級學校進而了解當時在日本實施的近代教育制度的大要。

(二)在天津的辦學成果

結束初次視察歸鄉後,嚴修鑑於日本男女共學,女校設備亦 頗為完善,便於光緒二十八年年底成立嚴氏女塾,除了讓親族的 女性入學外,還聘請日籍教師擔任日文、唱歌、手工、紡織等課 程,他自身也負責教授地理與作文。⁶²另外還作了簡明易懂的〈教 女歌〉,教導學生們禮儀與生活規範;並為了讓女性能夠身心健 全立足於社會,提倡「放足」,並讓學生們唱他自作的〈放足 歌〉,以啟發她們的視野與思想。

在成立女塾的同時,嚴修亦鑑於天津只有私塾而無學校,並 與當地士紳共同出資合併幾間學塾,依照〈欽定學堂章程〉的規 定,⁶³重建為天津第一民立小學堂,該校可視為天津第一所新式小 學堂,⁶⁴之後又成立了第二民立學堂。而因興辦學堂成果顯著而受 到天津地方政府的委託,嚴修又接著成立了三所官立小學堂。除 此之外他還利用參觀日本的工業學校、美術學校與實業學校的經

⁶¹ 關於吳汝綸的視察機關對象等等請參考吳闓生編,《桐城吳先生(汝綸)日記》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7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十,〈教育〉; 卷十二,〈遊覧〉。

⁶² 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癸卯日記〉,頁 1159、1162、1167、1172-1173。

⁶³ 陳寶泉,〈嚴先生事略〉,收錄於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 出版社,1999),頁530。

⁶⁴ 齊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頁14。

驗,成立了工藝學堂。65

除了辦學,嚴修亦熱衷於設立提升教師素質的機構。先是成立教育研究所,讓各小學校教師以及對教學方法有興趣的有志者於每周末聚集一堂,研究如何改進科目與教學方法;還成立師範講習所,利用每天傍晚的時間教授教育學、物理、數學、英文、光學等,或是舉辦演講,提供學校教師和昔日以科舉為志的舊士人學習場所。⁶⁶另一方面嚴修也認識到派遣留學生或是短期學習師範生的重要性,於光緒二十九年支援數名士人前往日本東京弘文書院進行短期師範留學。在該年的日記一《癸卯日記》中隨處可見嚴修與短期師範留學生彼此的往來的書簡,以及討論學習情況的內容,此處以當時附在一封信件中的功課表為例來說明。從表1可看出日文的教學占所有課程一半的分量,此外教育學與教育制度也是主要學習科目。這些士人是為學習師範而留學,因此重點原本就是學習教育相關課程,嚴修將學習日本視為發展近代教育的重要手段,意圖透過接受日本師範教育訓練的教師來培養人才。

由以上例子可看出初次赴日視察的經驗可說給與嚴修相當大的新鮮與刺激,在天津進行的一連串的辦學幾乎都是實踐了赴日時所得建議的成果。例如因為同意富士見小學校校長認為有必要成立女校與私立小學的看法(附錄 1 的八月十五日),而設立女塾與第一、第二民立小學堂;因為贊同藤澤元造所謂的正人心須重視實踐教育(附錄 1 的七月二十九日),所以成立補習所與研究所以期提高教師素質,並期教師能自行研究討論所教科目。又根據《日記》的記錄可得知嚴修幾乎每天都前往這些學校與機構,這也表現出他對實踐這個理念的執著與熱情。企圖透過將外國教

⁶⁵ 前人研究指出工藝學堂設立於光緒三十年(1904)。參見齊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張大民主編,《天津近代教育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而《嚴修日記》,第2冊,〈癸卯日記〉中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開始就有工藝學堂的相關內容。

⁶⁶ 張一麐,《心太平室集》(《民國叢書》第三編82,上海書店,1991,據1947年線 裝本影印),券八,頁36。

育經驗運用到實際的教育現場,來培養人才與促進近代教育的發展。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第一節 (8:00-9:00)	歷史 (里木)	地理 (辻)	日本語	教育制度	教育學	日本語
第二節 (9:00-10:00)	歷史	地理	日本語	教育制度	教育學	日本語
第三節 (10:00-11:00)	日本語 (松本)		地理	日本語		日本語
第四節 (11:00-12:00)	日本語	體操 (今村)	地理	日本語	體操	體操
第五節 (1:00-2:00)	日本語	教育學 (波多野)	理科 (三沢)	歷史	日本語	
第六節 (2:00-3:00)	教育制度 (大久保)	教育學	理科	歷史	日本語	
第七節 (3:00-4:00)	教育制度	教育學				

表 1 東京弘文書院師範科功課表67

資料來源:《日記》(二)《癸卯日記》,頁1153,科目名稱下的括號內為教師姓名。

四、嚴修二度赴日視察與教育改革的措施及貢獻

(一) 二度赴日視察

1、再度赴日之用意與中日雙方的政策

結束初次赴日視察歸國後,嚴修在家鄉天津辦學成果卓越, 吸引當時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注意,延攬他為直隸省學校司督辦,

⁶⁷ 在此須補充說明,《嚴修年譜》認為此表是天津第一民立學堂的功課表,熊達雲也直接引用到其著作,視之為民立第一學堂的功課表。然而若參考《嚴修日記》中同一天的內容即可發現,這不是第一小學堂而是附在短期師範留學生信件中的東京弘文書院的功課表。參見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147;熊達雲,《近代中国宦民の日本視察》,頁293;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癸卯日記〉。

嚴修就職未久又再度赴日視察。從日記的內容可知,其實嚴修在 初次赴日視察歸國後與日本友人的往來更加密切,⁶⁸並開始學習日 文,⁶⁹且為了能讓教育發展更上層樓,得以不負直隸省學校司督辦 一職,他認為必須再赴日本視察,這也可說明為何嚴修再度選擇 日本之因。當時正值光緒新政時期,且赴海外視察的風氣正盛, 也陸續頒布了許多相關政令,開啟了光緒三十一年以後到來的視 察全盛期。然而日本方面又是如何看待這個現象,以下將進行說 明。

首先日本對於光緒新政時期教育改革的態度如前所述是以維護本國利益為前提,在《教育時論》裡相關文章屢見不鮮。如〈渡清教育家に警告す〉中即表示近日中日兩國在教育上的關係越發密切,日本教育人士也多被延攬至清南北各省,不論是對兩國或東亞情勢皆為可喜現象。但仍要求赴清人士要著眼東亞全局謹慎已身行為,且須多注意國際關係不讓外人侵犯日本利益。⁷⁰另外〈清国教育と高等師範学校〉一文則指出,近來日本的高等師範學校與清教育界關係逐漸密切極為可喜可賀,且現今有數名該校出身的教育人士為直隸總督袁世凱延攬赴清。袁氏為目前清朝最具勢力與聲望之人物,日本教育人士為其所招聘對促進清朝文化發展也有莫大助益。⁷¹從這些言論都可推論,日本一貫方針是與清合作協助其教育改革,透過清朝延攬日籍教育人士赴清以及共同合作成立學校等等來鞏固並擴大自身在中國的權利。

面對與日俱增的赴日教育視察者,日本外務部與文部省也制定了新政策,明治三十七年(1904)4月18日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向文部大臣久保田讓提出「清国学事視察員/件」此一公文, 其內容如下:

⁶⁸ 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壬寅日記〉,頁 1060;〈癸卯日記〉,頁1063-1064。

⁶⁹ 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癸卯日記〉,頁 1068-1069、1071、1074-1075、1077-1078、1082。

^{70 《}教育時論》,627號,明治35年9月15日。

^{71 《}教育時論》,629號,明治35年10月15日。

關於清國學事視察員參觀直轄於貴省(文部省)學校一事,至今為止是根據本邦駐清國公使的照會並轉送貴大臣(文部大臣)。由於清國公使亦有要請,因此懇請今後除清國中央政府或各省總督巡撫派遣人員以及具有特殊理由者仍依前述方法辦理外,其餘皆提出清國公使的介紹狀後可直接前往參觀學校。72

而文部大臣久保田讓也於 4 月 22 日提出答覆表示同意。⁷³因此在兩者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於 4 月 26 日向清國駐日公使楊樞提出「清国学事視察員各学校参観上ニ関スル件」, ⁷⁴表示:

謹呈書簡。關於貴國人事視察文部省直轄學校一事,經與 文部大臣會商後決定今後貴國政府及各省督撫所派遣人 員、或是具有特殊理由者仍依原手續外,其餘皆可直接持 貴國公使介紹狀參觀各學校。本大臣謹向閣下表達尊敬之 意。謹啟。

原本來自清朝的教育視察者參觀學校的流程是先由清朝駐日公使向日本外務省照會,外務省將其照會轉送文部省後,再由文部省知會視察對象的學校。⁷⁵但由於視察者急遽增加,日本方面才考慮簡化必要手續。外務省與文部省互相協商,修正了視察者的手續過程,一般的視察者只要持有清朝公使的介紹狀便可直接參觀學校、而由清朝政府以及各省督撫派遣的視察者則只要持清朝公使的介紹狀至外務省申請參觀學校的介紹狀即可,這次修正不僅僅簡化手續及參觀流程,也使外務省能整體掌握來自清朝的視

⁷²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国官民本邦及鮮·満視察雜件》,〈清国/部〉之 二,〈視察手続キ〉,明治三十七年4月18日。

^{73 《}外国官民本邦及鮮·満視察雑件》,〈清国/部〉之二,〈視察手続キ〉,明治 三十七年4月18日。

⁷⁴ 《外国官民本邦及鮮·満視察雑件》,〈清国/部〉の二,〈視察手続キ〉,明治 三十七年4月18日。

⁷⁵ 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171。

察者。⁷⁶於是日本透過本國教育人士赴清來持續加強對清朝教育的 影響力,更積極對應,使他們的視察能順利進行。

2、第二次的視察內容及其特徵

在中日兩國共同對教育改革充滿熱情的氣氛下,嚴修在光緒 三十年四月初七至七月十一日(1904 年 5 月 21 日 - 8 月 21 日) 展開為期三個月的二度視察。這次是以直隸省學校司督辦身分前 往,因此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外国官民本邦及鮮・満視察雑件》 〈清国ノ部〉中有相關記錄。明治三十七年(1904)5 月 18 日駐 清特命全權公使內田康哉寄送給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的「直隷学 校司督辦厳修教育状況視察ノ為メ本邦へ渡航ノ件」公文內容如 下:

此次就任直隸省學校司督辦的嚴修為視察教育狀況,於本 月二十三、四日自天津出發,經由上海渡航至本邦。直隸 省教育顧問渡邊龍盛要請盡可能給與其人方便與協助。嚴 修為著名教育家且聞名於北清,其人視察結果必然對清國 教育有所影響。因此其人抵達本邦後著請給予相當的協助 與方便以達成其目的。謹啟。

日本方面深知嚴修為當時華北著名的教育人士,對清朝的教育有相當影響力,因此特別重視嚴修此次的視察,並最大限度提供幫助。由此可知不止嚴修本人的地位與聲望被認可,更可明白日本方面徹底執行對清朝教育協助的一貫方針。此次視察目的地與內容為請參考附錄 2。

相對於光緒二十八年初赴日視察時廣泛地對明治維新後日本 行政、司法各方面的政策進行了解,嚴修二度赴日時則將關心集 中於學校管理、講學狀況與教育行政等教育實務。且與初次赴日 相比,有下列明顯的特徵。

(1)身分的不同:前次為自費,且視察地區包括東京、長崎、大

⁷⁶ 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172-173。

- 阪;此次以直隸省學校司督辦身分前往,並集中視察東京的 各級學校。加以因身為地方官,不僅外務省的公文書中有所 記錄,並與清朝駐日公使也往來密切。
- (2)參觀內容的具體化:初次赴日視察幼稚園、小學、高等工業學校、師範學校、專門學校時,對設備方面興趣較大,此次則著重於觀察授課內容。例如拜訪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十二次,有七次專門詳細調查國語、算術、習字、歷史、體操等各科目的內容與實際教學情形;其餘五次則參加了「父兄懇談会」,了解學校與家長之間的互動;另外還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兩次參觀各科目的教室與講學。若從嚴修結束初次赴日視察後在天津所興辦的學校以小學堂為主,可看出他對小學教育相當關心,想藉由日本經驗來改善自身所主導的辦學事業。另外這次視察時他還三次參觀幼稚園,見到孩童在上課與用餐時的井然有序,大贊值得仿效,歸國後立即在天津開設蒙養院,推展幼兒教育。
- (3)深入了解日本教育制度的現狀:嚴修訪問文部省多達十次, 參加說明會了解文部省的組織沿革與各職員職務的概要、各 府縣市郡町的教育規則、當時日本的幼稚園、盲啞學校、半 日學校、實業學校的校務與概要、小學的教育行政、教科 書、學生的學齡與教師甄試規定等等。另外還收集了文部省 下達各府縣市郡町的相關文書等與教育制度以及實施相關資 料,企圖全面了解並掌握當時日本所實施的教育制度。
- (4)深入與各界人士交流:與多數日本有志之士交流,其內容多集中於教育領域。例如嚴修透過與井上哲次郎和大隈重信的會談,深入了解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的教育及其思想的轉變; 又波多野貞之助提及教育學,還有體操訓練與身體運動以及教學的關聯;棚橋源太郎表示利用遊戲可同時學習體育、德育、智育;大久保介壽論及學校管理法;另外關於教育行政,嘉納治五郎則主張應先設小學、中學,還有普通師範學校與高等師範學校。另外嚴修還與棚橋源太郎討論明治時期

以後的歷史、地理、理科教科書、與牧野謙次郎討論清朝歷 史教科書的編纂方法。從與各界人士的意見交流。可看出初 次赴日視察時莫約只獲得應參觀那些學校、應詳細視察各學 校的設備編制等等建議,而第二次視察則具體獲得關於各科 目的教學方法與教學目的的解說,以及教育行政、管理法與 教育行政的實行方法。

- (5)注意工業學校:東遊日記中屢見棚橋源太郎、高等工業學校 代理校長坂田以及平澤繁太郎向嚴修強調學習工業製造對國 家的重要性與實用性。他亦在視察時多次前往高等工業學校 參觀各科教學與實習工廠的製造過程,並參加談話會,還參 觀了小學與師範學校的工藝科。
- (6)探訪日本人教習:多次探訪適合延攬至直隸省的日本人教習,在日記中也可見與渡邊龍聖商討的內容。

總括而言,嚴修第二次赴日視察內容廣及各級學校的營運方法、營運狀況、教育行政管理、教學方法,較初次視察更為具體且深入當時日本教育的實情。加上是以直隸省學校司督辦身分前往,目的在普及直隸地方的教育,因此將視察重點放在普通教育的實際情形。另外嚴修亦考量到社會日後的需要,注意了工業教育與實業教育的發展。

(二)直隸省學校司督辦時期的成果

嚴修在天津的辦學成果引起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注意,在光緒 二十九年年底上奏要請予嚴修獎勵,清廷因此賜予「五品卿銜」 的頭銜。⁷⁷其後袁世凱欲延攬為直隸省學校司督辦,嚴修雖一度謝 絕,但仍於隔年就任,這是自貴州學政一職以來時隔五年的教育 官職。當時擔任直隸省師範學堂教習的關本幸太郎評價嚴修為人 溫厚誠實,對改良學堂內容貢獻良多,又致力於增設各種學堂;⁷⁸

⁷⁷ 袁世凱,〈編修嚴修捐助民立學堂經費請獎片〉,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光緒朝文教類,文件7213-58號。

⁷⁸ 關本幸太郎,〈直隸/新教育〉,《文案》(手稿),轉引自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過程—》(東京:福村出版,1993),頁142。

而直隸省學校司高等顧問渡邊龍聖亦表示嚴修之前才結束赴日視察,為華北著名的教育家,在天津設立的七所小學皆不遜於日本,給與高度的評價,認為他能勝任直隸省學校司督辦,並期待其作為。⁷⁹

嚴修就任未久再度赴日視察,由於已有在天津辦學的經驗, 所以此次不僅關心小學校的教育情形與工業教育,還留心注意明 治日本的教育行政與制度。他結束視察後立即歸國述職,到光緒 三十一年被拔擢為學部右侍郎為止,對直隸省的教育發展留下多 數成果。

第一是派遣人員赴日。嚴修在歸國未久後便先派官紳五十人 赴日學習法律與政治,⁸⁰根據他給駐日使館的馬參贊的書簡內容可 知這是為了促進將來地方行政的發展,並增廣官紳見識。⁸¹又因兩 次赴日時都曾對印刷公司的先進技術留下深刻印象(附錄 1 的八 月十九日、附錄 2 的六月初一日),因此又派七人赴日學習印刷 製版相關技術。⁸²

第二是廣設學校。這可謂嚴修在直隸省學校司督辦任內最大的政績。日人仙波太郎在論及華北的教育現狀時便表示,嚴修接受袁世凱之託專管學政,制訂新教育方針,建師範、設農學,力圖普及新思想,並招聘日籍教師教學,⁸³點明了嚴修所主導的政策及其特徵。以下將詳細分析說明。

嚴修首先著手改革自身已設立的學校,光緒三十年將六年前 設立的家塾與另一仕紳所創辦的家塾合併成私立第一中學堂(原 名敬業中學堂,為南開中學的前身),而伊澤修二對此讚譽有 加,認為該校不論是建築、設備、職員樣樣完善,即使在日本亦

_

⁷⁹ 渡邊龍聖,〈清国直隸省教育状況〉,《教育界》,3-14,明治37年10月3日。

⁸⁰ 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甲辰日記〉,頁 1233。

⁸¹ 嚴修,〈致馬參贊〉,收錄於天津圖書館藏,《嚴範孫信草》,甲辰、乙巳、丙午 信首。

 $^{^{82}}$ 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乙巳津京日記〉,頁 1258 。

^{83 〈}北清の教育状況〉,《日本之小学校教師》,頁8-93,明治39年9月15日。

不多見;且教師對學生諄諄教誨,學生亦認真學習,認為此情景 在今日日本中學校已難見到。84翌年嚴修又改女塾為女學,增設國 語、英語、日文、數學、音樂、歷史、地理等科目,這所學校被 視為天津第一所女校。⁸⁵另外還成立天津首間培養幼兒教育師資的 學校——保母講習所,延攬初次赴日時結識的大野鈴子前來教授 幼兒教育課程;並另設置蒙養院做為保母講習所的實習場所,該 蒙養院的設備、教學方法、遊戲活動等等大多仿效日本。86嚴修在 兩次赴日視察中多次參觀幼稚園(附錄 1 的八月初一日、九月三 十一日,附錄2的四月二十七日、四月三十日),十分讚嘆幼稚園 童在上課與用餐時的秩序井然,認為值得學習,而成立保母講習 所與蒙養院即為他活用日本經驗的證明。日本人清藤秋子便相當 注意天津女子教育的發展,並留意到嚴修的努力,肯定他在推廣 女子教育上的貢獻。87除此之外,嘉納治五郎曾建議在同時設立小 學與中學之際,也應成立中學與師範學校。嚴修對此深表同感, 陸續設立了十九所民立小學校,以及天津公立女學堂、天津初級 師節學堂、北洋師節學堂、北洋女子師節學堂、保定師節學校、 高等法政學堂等校。⁸⁸不僅延聘日本人教習並依照日本學校的標準

84 東亞同文會,〈清国視察談の一伊澤修二氏演説〉,《東亜同文会報告》,第九十九回,明治41年2月26日,頁1-13。

⁸⁵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179。

⁸⁶ 嚴仁清,〈回憶祖父嚴修在天津創辦的幼兒教育(節錄)〉,收錄於李桂林、戚名 琇、錢曼倩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1995),頁21-22。

⁸⁷ 清藤秋子,〈清国に於ける女子教育の状態〉,《教育公報》,第307期,明治39 年5月15日。

⁸⁸ 齊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頁16;梁吉生,〈近代教育的先驅者嚴範孫〉,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近代天津十二大教育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頁9;陳寶泉,〈嚴先生事略〉,頁530。又根據袁世凱所上奏的〈縷陳直隸歷年學務情形摺〉(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到1906年6月止直隸省內所設的各種新式學堂有「北洋大學堂一校,北洋醫學堂一校,高等工業學堂一校,所等農工學堂及工藝局附設藝徒學堂二十一校,優級師範學堂一校,初級師範學堂即傳習所八十九校,中學堂二十七校,高等小學堂一百八十二校,初等小學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校,女師範學堂一校,女學堂四十校,吏胥學堂十八校,此外更有客籍學堂,圖算學堂,電報學堂各一校……」,大半為嚴修所成立。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1975),第23輯,頁255。

增添設備,嚴修所設立的學校還包括了小學堂中學堂、師範學堂、實業學堂與女子學堂,若對照他兩次赴日視察時所參觀的各種學校,可推測他以視察經驗為直隸省辦學的藍圖。

第三是強化教育行政。嚴修為了掌握直隸省各府州縣教育發 展、學校成立狀況與設備等等,經常派遣查學人員前往調查。89又 為了強化行政管理、加強落實振興教育事業,於是在各縣成立管 理地方教育事務的「勸學所」,根據「直隷學務處各屬勸學所章 程」,勸學所以各地方官為監督,於各州縣設一總董管理學務, 並另設勸學員數名;又將各地方分成數個學區,分別派遣勸學員 使其負責學堂的營運設置、籌措經費以及勸導學齡兒童就學等一 切相關學務。90嚴修在第二次赴日視察時曾至文部省學習當時日本 的教育法規與各級學校概要(附錄 2 之五月初八日至五月二十四 日)之經驗,可視為催生勸學所制度的原點。如表 2 所示,「勸 學所章程」公布後,從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直隸省約設立了 一百三十多所勸學所,普及快速;又根據表 3 可知,伴隨勸學所 的普及,直隸省的小學堂,特別是初等小學堂的發展快速。為了 普及教育與廣設學堂而制訂的勸學所制度,確實對直隸省各州縣 學堂的成立、及其營運與管理等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知這也是嚴 修在直隸省學督辦任內的一大政績。

後來光緒三十二年學部頒布「勸學所章程」,使勸學所的設置遍及全國,這也是參考嚴修所創之勸學所制度,關於此點將於 後文中說明。

⁸⁹ 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乙巳津京日記〉,頁1251。另外關於查學制度的研究請參考汪婉,〈直隸省における「查学」の設置と巡視活動(上)〉,《中国研究月報》,62:5(2008),頁1-18;〈直隸省における「查学」の設置と巡視活動(下)〉,《中国研究月報》,62:6(2008),頁15-30。

^{90 〈}直隷學務處各屬勸學所章程〉,《東方雜誌》,第3年第1期(1906)。

⁹¹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頁144-145;阿部洋,〈清末学堂考—直隷省 を中心として—〉,《文科論集》,第一號(1966),頁85-86。

年份	設置數量
光緒三十一年(1905)	14
光緒三十二年(1906)	87
光緒三十三年(1907)	13
光緒三十四年(1908)	10
年份不詳	5
合計	129

表 2 直隸省勸學所的設置狀況92

表 3 清末直隸省小學堂設立情況93

	種類	光緒 二十九年	光緒 三十年	光緒 三十一年	光緒 三十二年	光緒 三十三年	光緒 三十四年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高等小	不詳	185	152	83	177	174
學堂數	學堂 兩 學堂 初等小	不詳不詳	2,400	32 不詳	20 6,853	46 8,675	101 8,534
	學堂						
學生數	高等小	1,000	6,372	6,372	8,554	10,599	8,639
	學堂			(與高等小	(與高等小	(與高等小	(與高等小
	兩等小			學堂合計)	學堂合計)	學堂合計)	學堂合計)
	學堂 初等小 學堂	6,000	36,344	68,000	109,467	148,397	180,489

第四為提倡廢除科舉。清末十年中對廢除科舉、以學校為主 要培養人才管道的聲浪越發高漲,於甲午戰後提出「經濟特科」 的嚴修觀察時局,並基於赴日視察與多年辦學經驗,更加體認科

 $^{^{92}}$ 《 直隸省教育統計表圖·光緒三十四年報告》(1909),頁11-32,轉引自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頁143,表3。

^{93 《}直隸省教育統計表圖·光緒三十四年報告》(1909),〈附錄〉,轉引自阿部 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頁146-147,表5。

舉制度本身的不合時宜,深感革新的必要性。〈清故光祿大夫學部左侍郎嚴公墓碑〉中提到:「伯兄(指墓碑作者盧弼胞兄盧靖)常謂:曩與先生(指嚴修)同謁項城,力陳科舉之弊,非罷廢不足以言新學。項城毅然約江楚二督入奏。數百年錮蔽民智之舉,一旦廓清,最為愉快。」⁹⁴可知嚴修曾直接說服袁世凱廢除科舉的必要性。光緒二十九年年袁世凱、張百熙、榮慶上奏表示「誠以人才者國家之元氣」,而能擔任培養人才此一重大任務的「學校是已」,「今縱不能驟廢(科舉),亦宜酌量變通,為分科遞減之一法」。⁹⁵主張先從減少科舉中試的名額開始,逐漸廢除科舉而以學校教育取代成為培養人才的正途。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等人更進一步指出,「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自必先停科舉始」,⁹⁶因此清廷便於同年頒布上諭,「著即自丙午科(光緒三十二年)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⁹⁷至此具有千年歷史的科舉終於走向被廢的命運,而培養人才的方式也邁向全新的局面。

從上述內容可知,嚴修將兩次赴日教育視察所得經驗、參觀各級學校時的心得、於文部省所學的教育制度與與行政相關資料以及資訊等等運用到在直隸省學督辦任內所主導的各項政策當中。袁世凱曾謂:「己為治理直隸省政策,為練兵與教育二事。兵事自行處理,而教育則依嚴先生指示,僅從指揮而已。」⁹⁸可見對嚴修器重之程度。之後嚴修也被拔擢至學部,更進一步發揮在教育改革上。

(三)學部侍郎任期中的成果

⁹⁴ 盧弼,〈清故光祿大夫學部左侍郎嚴公墓碑〉,收錄於鍾碧容、孫彩霞編,《民國人物碑傳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220。

⁹⁵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頁4997-5000,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丁酉條。

⁹⁶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21輯,頁834,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

⁹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第31冊,頁114-115,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

⁹⁸ 陳寶泉,〈嚴先生事略〉,頁530。

光緒三十一年清廷下令宣布停止科舉未久,山西學政寶熙等 鑒於新式教育日益進步,學堂系統也越趨複雜,考慮「仿日本文 部之成規,遴選通才,分研教育改良之法,總持一切,綱舉目 張,實於全國學務大有裨益」,建議「速行設立學部」。99基於此奏 摺,清廷於同年年底頒布上論,表示:「前降旨停止科舉, 亟應振 興學務,廣育人才。現在各省學堂已次第興辦,必須有總匯之 區,以資董率而專責成,著即設立學部。」且關於學部官員,「榮 慶著調補學部尚書,學部左侍郎熙瑛補授,翰林院編修嚴修,著 以三品京堂候補,署理學部右侍郎。」100於是嚴修再度為清廷拔 擢,負責擔任中央的教育事務,也可知二次赴日視察後他在地方 推動的辦學事業成果廣為人知。起初嚴修婉拒赴任,雖最終仍應 允,但在赴任前曾對友人表示:「余此行身敗名裂,舉不可知。所 懼者,余所私立之各學校、工廠未知能保存否耳!此後對(直隸 省) 興學之事,余只能勉助開辦費……」,101吐露對就任學部侍郎 一職的不安,以及對一直以來在直隸省所推動的教育事業仍懷有 強烈責任感。

嚴修自光緒三十一年被任命為學部右侍郎、翌年轉任左侍郎,到宣統二年(1910)因病辭官為止,在學部任職長達四年。嚴修弟子高凌雯所撰〈誥授光祿大夫學部左侍郎嚴公行狀〉中即提及,「在學部四年中創始甚多,嚴公對創設學堂經驗豐富,無人不聽從其建言,而嚴公從事謹慎,必等他人詢問才答,且必經眾人討論後才實行。因此學部的政策殆為嚴公之意見,但甚少為人所知。」¹⁰²可了解擁有豐富辦學經驗的嚴修其實在左右侍郎任內幾乎主導了學部政策的制定與頒布,關於此點還可配合學部重要官吏表(參考表4)加以說明。

第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頁5409-5410,光緒 三十一年九月庚辰條。

¹⁰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31冊,頁200-201,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

¹⁰¹ 陳寶泉,〈嚴先生事略〉,頁531。

¹⁰² 高凌雯,〈誥授光禄大夫學部左侍郎嚴公行狀〉,轉引自嚴修自訂,高凌雯增補,嚴仁曾增訂,《嚴修年譜》,頁484。

學部侍郎有左右兩名,但熙瑛早歿、接任的張仁黼還兼工部右侍郎,其後接任右侍郎的達壽幾乎都在海外進行視察,因此學部初創的三年中實質上都是嚴修一人獨攬侍郎之職。到張之洞接管管部大臣為止,榮慶為學部最高權力者,他與袁世凱有親交,連帶也倚重受袁世凱信賴的嚴修;加以自身對新式教育並不熟悉,因此在他擔任學部尚書至張之洞入學部為止,嚴修受到相當的信任,也主導了眾多章程與政策的制定。¹⁰³然而,嚴修參與制定的政策內容與他往年的經驗有何關聯?以下將以幾項主要政策來進行說明。

	管部大臣	尚書	左侍郎	右侍郎
光緒三十一年	無	榮慶	熙瑛 (歿)	嚴修
(1905)			張仁黼	
光緒三十二年	無	榮慶	張仁黼	嚴修
(1906)			(兼任工部右侍郎)	達壽
			嚴修	
光緒三十三年	張之洞	榮慶	嚴修	達壽
(1907)	(自9月起)			
光緒三十四年	張之洞	榮慶	嚴修	達壽
(1908)				寶熙
宣統元年	張之洞	榮慶	嚴修	寶熙
(1909)	(10月歿)			
宣統二年	無	榮慶	嚴修	寶熙
(1910)		唐景崇	寶熙	李家駒
宣統三年	無	唐景崇	寶熙	李家駒
(1911)				林紹年
				于式枚

表 4 學部重要官吏表

資料來源:錢實甫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61年),頁81-84。

¹⁰³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159。

1、「教育宗旨」的頒布

首先來看由嚴修起草,光緒三十二年公布的「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摺」。¹⁰⁴這是清朝首次明文規定教育宗旨並頒行全國,認為普通教育的目的「不在造就少數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數之國民」,並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個要旨,「忠君尊孔兩義,固盡人當知而行之矣。惟中國當列強雄視之時,必造就何等之國民,方足為圖存之具,此不可不審者也。中國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虛,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機,則非尚公、尚武、尚實不可也。」既有研究認為「教育宗旨」的內容受到明治日本時期「教育敕語」的影響,¹⁰⁵然而除了與「教育敕語」的關聯之外,「教育宗旨」的成型與嚴修兩次赴日視察的關聯亦引人注目,以下將以此角度來加以檢討。

第一是「忠君」。「教育宗旨」批評近來只重西學不顧中國倫理者此舉是「非以圖強,適以招亂耳」,認為「近世崛起之國,德與日本稱最矣。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國之統一;日本之教育所切實表章者,萬世一系之皇統而已」。以德國與日本為例,指出「未有不崇敬國主以為政治之本者」,特別是「日本之圖強也,凡其國家安危所繫之事,皆融會其意於小學讀本中,先入為主,少成若性;故人人有急公義洗國恥之志」,這就是「視君心之休戚,為全國之榮辱;視全國之榮辱,即已身之禍福,所謂君民一體者也」。嚴修參觀學校的畢業典禮時,目睹列席者一起朗讀勅語、齊唱「君之代」時表示饒富趣味(附錄1之八月二十八日),又於師範學校的演奏會中見識到參加者全體齊唱「君之代」(附錄2之五月十二日),可以推測他對日本的愛國教育留下深刻印象。另外還多次了解日本教科書的編纂方法,也與早稻田大學漢文講師牧野謙太郎筆談中國歷史教科書編纂的相關問題(附錄2之五月初二

¹⁰⁴ 全文請參照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頁5492-5497。〈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摺〉以下簡稱為〈教育宗旨〉。

¹⁰⁵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頁300;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 314;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303。

日、五月初七日與五月十三日),因此在「教育宗旨」中認為「欲普及教育,宜取開國以來列祖列宗締造之艱難,創垂之宏遠,以及近年之事變,聖主之憂勞,外患之所由乘,內政之所當亟,捐除忌諱,擇要編輯,列入教科。務使全國學生,每飯不忘忠義,仰先烈而思天高地厚之恩」,強調培養忠君之心的必要與教科書的重要性。再者,服部宇之吉則以日式用語「教育敕語」來稱「教育宗旨」,認為尊孔是中國固有觀念,但忠君與日本的忠君概念旨趣相異,意即日本的「忠君」概念不單是尊敬君主,還包含了尊敬國家的意義;而相對的在當時的中國缺乏「國家」概念。¹⁰⁶嚴修相當認同日本透過教育來培養人民愛國心與國家觀念的作法,因此將「忠君」定為「教育宗旨」的要旨之一,考慮利用教育來培養人民的國家概念。

第二是「尊孔」。嚴修曾與大阪漢學學者藤澤南岳之子藤澤元 造筆談,元造表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實為根基於德川幕府百年 來尊崇儒學之故(附錄 1 之七月二十九日)。又與井上哲治郎會 談,了解德川幕府重視儒學的體制促進了日本教育的發展(附錄 2 之六月初二日)。透過與日本漢學學者、哲學學者的交流,深感 日本一直以來重視儒學,因此在「教育宗旨」中表示:「各國教育 必於其本國語言、文字、歷史、風俗、宗教而尊重之,保全之; 故其學堂皆有禮敬國教之室」。並舉日本為例,指出「日本之尊王 倒幕,論者以為漢學之功。其所謂漢學者,即中國聖賢之學也。 近年以來其國民之知識技能,已足並駕歐美,然猶必取吾國聖賢 之名言至論,日進學生而訓導之,以之砥礪志氣,激發忠義」,表 示何況「孔子生於中國,歷代尊崇,較之日本敬奉尤為親切。無 論大小學堂,宜以經學為必修之科目」。而其方法為孔子誕辰時必 於學堂舉行祭典、將經書義理與後人解析編入教科書、依學生程 度決定課程深淺等等。曾有研究認為將「尊孔」列為「教育宗 旨」要旨,除了是知識份子堅守傳統文化的表現外,更是受到日 本刺激而形成的帶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救國方案,指出「尊孔」本

¹⁰⁶ 服部宇之吉,〈清国教育の現況〉,《教育公報》,第311號,明治39年9月15日。

身略帶保守性。¹⁰⁷然而其實「尊孔」為貫徹「忠君」的手段,意即「國教愈崇,斯民心愈固」。可說嚴修藉由日本重視漢學這一事實來要求人民同樣重視儒學,企圖培養人民對國家的向心力。

第三是「尚公」。「教育宗旨」認為「所恃以立國者」並非「英雄豪傑」,「乃全國之民之心力」,而必要條件為教育。嚴修在初次赴日視察時曾遊淺草凌雲閣,看到許多為了教導孩子甲午戰爭戰勝原因而展出的相關照片(附錄 1 之八月十三日)。第二次訪日時再度前往淺草參觀描繪日俄戰爭的油畫,感受日本教育是如何培養國民的愛國心。另外與船員福士德太郎筆談東西文化,觀察他留心世事敘事成理,對日本教育的普及與成功留下深刻印象。也可由此看出透過赴日視察嚴修了解到可以透過教育養成愛國情操,「教育宗旨」中便有以下的內容:「今欲舉支離渙散者而凝結之,盡自私自利者而滌除之,則必於各種教科之中,關於公德之旨,團體之效,條分縷析,輯為成書。總以尚公為一定不移之標準,務使人人皆能視人猶已,愛國如家,蓋道德教育,莫切於此矣。」意圖革新人民自私利己的個性而追求團結。

第四是「尚武」。這是為了改變中國人體格衰弱的弊病。嚴修 多次參觀學校透過體操與遊戲課程增進學生的體力和遵守團體規 則,對此深為感佩(附錄 1 之九月初四日、附錄 2 之四月二十七 日、五月十四日、五月十五日)。因此「教育宗旨」指出現今 「國家之念輕也。欲救其弊,必以教育為挽回風氣之具。凡中小學 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透過國語、歷史、地理、音樂等 科目使學生熟知國家戰爭事蹟;而關於體操一科則表示:「幼稚者 以遊戲體操發育其身體,稍長者以兵式體操嚴整其紀律,而尤時時 勖以守秩序、養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企圖透過教育來培養人 人「尚武」的精神。

第五是「尚實」。關於此點「教育宗旨」開宗明義便說明 「夫學之所以可貴者,惟其能見諸實用也」。嚴修注意到各式教材 與實驗器具對教學的輔助作用,加上參觀工業學校與各校工藝科時

¹⁰⁷ 朱鵬,〈晚清教育宗旨奏摺試析〉,《雲南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頁57。

見識到製造業與實業教育的重要性(附錄 2 之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五日),所以在「教育宗旨」中提出,「今欲推行普通教育,凡中小學堂所用之教科書,宜取淺近之理與切實可行之事,以訓諭生徒。修身、國文、算術等科,皆舉其易知易者,勖之以實行;其他格致、圖畫、手工,皆當視為重要科目,以期發達實驗學派」,認為「方今環球各國,實利競爭,尤以求實業為要政,……此尤富強之要圖,而教育中最有實益者也」。

綜合以上可知由嚴修所起草的「教育宗旨」為活用他兩次赴 日視察的經驗並結合當時清朝教育現狀的產物。除了培養國家概 念之外,也企圖以教育為改造人民思想的手段,在某種程度上體 現了「教育救國」這個理念。

2、學部初期的政策

從《日記》可知學部初期的行政業務多由嚴修經手,他幾乎每 天都在處理榮慶批示的公文,並交付下層人員執行。¹⁰⁸而學部公 文,除了學部官制是由陳毅起草之外,其餘大多是羅振玉起草,參 考張元濟、李家駒、范源濂、陳寶泉等人的意見後再由嚴修修正, 交赴榮慶審核公布。¹⁰⁹另外學部對地方學務機關的設置計畫、以及 與禮部權限的區隔等規定也幾乎都是嚴修所企劃。¹¹⁰

學部初創要務為制訂內部的官制,陳毅負責起草方案而嚴修等人參與制訂。¹¹¹為慎重起見,學部原本計畫再度派遣嚴修赴日調查文部省規則與現行章程,但因公務繁忙而未能成行,¹¹²轉而請駐日公使代為調查文部省章程詳細內容並送至學部,而學部再按照其內容斟酌制訂官制。¹¹³這次嚴修雖未能夠赴日,但前兩次已參觀過文部省,亦參加過講解文部省沿革、組織及各官員職務的課程,種種

¹⁰⁸ 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丙午北京日記〉,頁1309。

¹⁰⁹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186。

¹¹⁰ 齊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頁.20。

¹¹¹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91。

 $^{^{112}}$ 〈嚴侍郎將赴日本〉,《大公報》(天津),1906年正月8日,4版。

^{113 〈} 雷查文部章程 〉, 《 大公報 》(天津), 1906年2月3日, 5版。

經驗對學部制訂官制貢獻良多。終於在光緒三十二年公布「奏定學部官制暨歸併國子監改定額缺事宜摺」,「參仿外商警部分曹隸事之辦法,擬設左右丞各一員、左右参議各一員、參事官四員、分設五司十二科」,¹¹⁴詳細內容如表 5。

總務司主要負責制訂公文與審查教科書,專門司主管高等學堂、專門學堂、派遣學生以及各項文化事業,普通司掌理師範教育、女子教育、初等教育,實業司擔當農業、工業、商業等學堂的相關業務,會計司則管理總務、建築等等。其他如人事方面則在各司與司務廳設置書記官、在京師以外配置數名巡視地方學務的視學官以及作為教育顧問的諮議官;在機構方面則設立機構編譯圖書局、京師督學局、學制調查局、高等教育會議與高等研究所。

	總務司	機要科 案牘科 審定科
冶書	專門司	專門教務科 專門庶務科
左右侍郎 左右丞 左右參議	普通司	師範教育科 中等教育科 小學教育科
	實業司	實業教務科 實業庶務科
	會計司	度支科 建築科
	司利	务廳

表 5 學部官制表

資料來源: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資料四-一,頁 418-420。

上述組織和人事實際上負責的業務與日本文部省官制幾乎一致,因此若說學部官制與其所擔任業務是仿日本文部省亦不為過。

¹¹⁴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頁5514-5515,光緒 三十二年四月丁巳條;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資料四-十,頁418-420。

另外設立了學制調查局以便能隨時研究各國學制以改良章程,還成立教育研究所,延聘精通教育原理與教育行政者替學部官員上課。這些措施無不顯示出學部為了順利發展公務以及提升人員水準,時時留意並重視引進外國的教育制度。¹¹⁵而嚴修在天津與直隸時致力於將赴日視察所得經驗與心得運用在振興學校的努力,也某種程度反應在上述學部所規定的制度中。

伴隨著中央教育管理機關的完備,也陸續設置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下面將介紹各省提學使司與各府州縣的勸學所。光緒三十二年清廷下旨廢學政,在各省設置受督撫管理統括全省學務的提學使司,¹¹⁶並下令派遣負責提學使司業務的提學使至各省。¹¹⁷因此學部緊接著提出「奏定各省學務官制辦事權限並勸學所章程摺」,¹¹⁸詳細規定提學使司的組織與提學使的職務。提學使作為提學使司的長官統轄全省學務,轄下的學務公所設有議長一人、議紳四人,輔佐提學使策畫學務之外亦供督撫諮詢;另外學務公所之下還設有總務課、專門課、普通課、實業課、圖書課、會計課長管各自的業務。原本學政是不受督撫等地方官管轄獨立管理各省教育事務的官員,但為學部廢除改派置於地方官管轄下的提學使,更進一步顯示出學部企圖對地方採取由上而下推動教育事業的用意。

為了整頓地方教育行政組織另公布「勸學所章程」,¹¹⁹設置勸學所使教育機構從省級更往下推廣到廳、州、縣。根據「勸學所章程」,勸學所是總理各廳州縣學務的機構,在地方官監督下以總董為長官,於各學區各設勸學員一名,負責督促學齡兒童的就學、促進學堂普及、以及研究教育、社會教化等事務。若將這個「勸學所章程」的內容對照「直隷學務處各屬勸學所章程」,會發現總綱、學區分法、總董與勸學員的選拔方法及其擔任學務幾乎雷同。《清

¹¹⁵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98。

¹¹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32冊,頁64-65,光緒三十 二年四月初二日。

¹¹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32冊,頁75,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日。

¹¹⁸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資料四-十一,頁421-423。

¹¹⁹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資料四-十一,頁423-425。

史稿》卷一百七便指出「勸學所之設,創始於直隸學務處。時嚴修任學務處督辦,提倡小學教育,設勸學所,為廳州縣行政機關,仿警察分區辦法,採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法,訂定章程,頗著成效。(光緒)三十三年,學部奏定勸學所章程通行全國,即嚴修呈訂原章也……」。¹²⁰「勸學所章程」的制定可說是直接反映了嚴修在直隸省學校司督辦任內的經驗與政績,其源頭即為針日視察成果。

另外嚴修考慮到學校職員或是曾任教師者較為適合擔任提學使,因此初次選任的提學使中有未擁有翰林頭銜者,¹²¹這證明了他相當重視是否擁有教育實際經驗;還規定已被內定的提學使若有海外視察經驗則立即赴任,沒有海外視察經驗者則先赴日本視察後再任職。¹²²因此光緒三十二年有十六名提學使赴日至文部省接受講解日本的辦學經驗、歐美各國學制的沿革、日本現行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及學校管理等課程,並留心普及教育的方法與培養師資等內容。¹²³附帶一提,除了提學使,學部職員也有赴日視察的義務,學部強調職員赴海外視察的重要性,尤其是為了了解日本教育現況並擴大見聞,特別規定須派遣無海外視察經驗的人員赴日。種種政策都可看出學部的規定是重視從事教育行政者本身是否具備海外、尤其是日本的視察經驗,嚴修自身也可說是活用視察經驗於教育改革的絕佳範例,作為學部初期政策的制定者,他將自身心得融入其中,以期學部人員亦能將海外視察經驗發揮至極致。

然而即便陸續制定了近代教育相關制度,但對女子教育的態度 依然保守,最顯著的例子即為「奏定學堂章程」中雖有「蒙養院及

¹²⁰ 《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選學二,頁3144。

¹²¹ 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188;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167。

^{122 《}學部官報》,第二期,〈本部章奏·遊保直省提學使人員摺〉,頁20;第三期, 〈本部章奏·付奏提学使司人員先派赴日本考察學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片〉,頁 40-41,光緒32年9月1日。

¹²³ 詳細請参考汪婉,〈清末各省提学使の日本教育視察〉,《中國研究月報》,51:1(1997),頁1-13。

家庭教育法章程」¹²⁴規定女子教育相關事項,但為避免弊端僅表示女子教育應在家庭中進行。而嚴修原本就十分熱心於女子教育,在初次赴日視察後便立刻在天津創辦女塾,任職學部後依然持續推動女子教育。光緒三十三年公布了第一個全國性規定女子教育的章程——「奏定女學堂章程摺」,¹²⁵詳細制定有關女子教育的理念、各級女子學堂(師範學堂、初等、高等小學堂)的規則與教學科目等等。仔細對照會發現其有關女子學堂的科目、教學根本理念等內容與嚴修在天津創辦的女塾所教內容甚為雷同,因此他對女子教育的倡導也成為「奏定女學堂章程摺」頒布的推手。

如上所述,在擔任學部左右侍郎時嚴修參與制定了學部初創兩 年內的大部分政策,並明顯影響了學部教育中心思想的形成,與管 理全國學務行政制度的初創。¹²⁶從具體內容來看,他一直都將任職 直隸省學校司督辦之際的辦學成果,與兩次赴日視察所得經驗和知 識運用在制定政策上,積極的致力於清末教育改革並發揮相當大的 影響力。

五、結語

在清末以改革來救亡圖存的背景下,赴海外特別是日本學習與 引進新式制度及其實施方法成為重要的手段,整個清末赴日視察風 潮不僅可區分為萌芽期、發展期與全盛期,赴日人數更是不計其 數。在眾多官派及自行前往的視察者中,本文中心人物嚴修為一個 特殊的例子。

嚴修兩次卦日都集中於卦日視察的全盛時期,當時卦日人數與

¹²⁴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資料三-八,頁308-313。

¹²⁵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資料四-三九,頁459-468。

¹²⁶ 其他直接或間接相關章程還包括各省急辦師範學堂辦法,起草國內畢業生獎勵出身摺,本部辦事章程,各司辦事章程,外國留學章程,任學館招生章程,各省學務綱要,督學局設學辦法等等(內容散見於嚴修著,《嚴修日記》編輯委員會編,《嚴修日記》,第2冊,〈丙午北京日記〉、〈丙午日記〉。另外在宣統元年(1909)為配合立憲制訂教育行政改革年次計畫之際,嚴修也召集了學部的丞參司員討論制定,參見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年譜》,頁230)。

官派視察團數量達到巔峰,而嚴修是其中少數具有自費和官派身分並赴日兩次的視察者。在擔任貴州學政時即要求當地士子重學問的實用並督促學習西學,還提出舉辦「經濟特科」改革科舉取士;可知其人雖是傳統科舉取士出身,卻對時局變動十分敏感,富有進取精神。相較於其他視察者,嚴修不論是以自費或是官派身分赴日時,都已先對推動教育改革抱有企圖心,且對日本具有初步的認識,更有明確視察目的。特別是第二次以直隸省學校司督辦身分赴日,其主要參觀學校與視察內容全以初次赴日視察後在家鄉天津辦學心得,以及將在直隸省實施的教育藍圖為基準。

再從歸國後的活動來看,嚴修推動教育事業的層次從地方(天津與直隸省)到中央(學部),內容從興辦學校到制訂教育制度,可謂多元化且全面性。相較於其他的教育視察者只限於在地方成立新式學校、或是作為官僚的幕僚在背後提供意見擔任諮詢者的角色,嚴修不但在家鄉依照己意創辦新式學校與女塾,也將經驗擴展到任職地方教育官員時的施政,最後更進一步到中央最高教育統轄機關——學部——參與制定教育宗旨、教育行政制度及政策,成為實施近代教育的推手,其貢獻不言而喻。

附錄 1 光緒二十八年(1902)嚴修赴日視察行程表

日期	主要參觀場所及內容
光緒二十八年 七月初七日 (8月10日)	自塘沽搭乘立神丸前往日本。長男智崇、次男智怡以及日本友人 錫創直、青柳篤恒(早稻田大學教授,熱心致力於赴日中國留學 生的教育事業,數度赴清考察)、塚谷孝二郎、和田捨私(立神 丸事務長)、會田(嚴修友人井上勇之丞所介紹之人物)亦同 行。
七月初九日 (8月12日)	與立神丸事務員福士德太郎筆談中西文化。 【福士言,採他人之長固善矣,然而各有其立國之本,故不得盡 與人同。吾兩國唇齒相採,宜採泰西文明之利器,開我富源以與 之競。】
七月初十日 (8月13日)	青柳篤恒說教育 【青柳表示,日本的師範學校與中學校程度相仿,但入師範學校 者較莊重老成,因此校專為養成教育家,故有特別之美德。】
七月十二日 (8月15日)	1.船暫停靠長崎。 2.松永祐(青柳篤垣介紹)說明日本學校課程大略。 *小學校四年 課程:習字、作文、讀書、修身、體操、地理、唱歌、歷史、 算術、理科 *高等小學校兩年或四年(四年者得入師範學校) *中學校五年 *高等學校三年 *大學校三年 (法學則四年、醫學則五年) 課程:法科、工科、農科、醫科、文科、理科
七月十三日 (8月16日)	1.船抵神戶港,拜訪中國領事館。 長崎領事館通譯唐寶鍔擔任導覽,並說明神戶華僑的概況。 2.夜晚抵達大阪。
七月十四日 (8月17日)	1.訪問大阪商品陳列所。 在清水芳吉(大阪清語學校校長)的帶領下參觀了西洋各國物品。 2.參觀朝日新聞社印字工廠,並與內藤虎次郎(歷任「三河新聞」、「日本人」、「大阪朝日新聞」等報社記者後轉任京都大學教授)討論報紙印刷。
七月十五日 (8月18日)	1.訪問清語學校。 2.與大阪清語學校教師西島良爾欲訪問大阪毎日新聞社,但因火災 未遂。

日期	主要參觀場所及內容
	3.拜訪田島正直 【田島說明日本法律書《法規大全》與清朝會點《大清律例》性 質接近。另表示日本商法世界第一,他國常加以模仿。】 4.訪問淇澳小學。因暑假未能觀摩教學,該校教習山田鍠子說明課 程內容有修身、作文、讀書、算術、習字、圖畫、唱歌、體操等 科目。
七月十七日 (8月20日)	1.在神戶了解日本物價。【日本之大米價三倍於吾國,難卵價四倍 於吾國。】 2.再訪田島正直。 【田島表示,日本政教分離。有司之德義多從儒教。有司依儒 教,下民依佛教。】 3.參觀電話局了解其沿革與現狀。 4.偕同田島參觀阿部製紙會社。參觀製紙過程與會社營運狀況,並 與理事阿部房次郎會談。 5.參觀金巾紡織株式會社了解製布過程,並與負責人八木小三郎會 談。 6.會晤張冠三等人。 【張冠三等人提及日本法制與清朝領事,表示相較於日本法制之 善,清朝領事太無權。】
七月二十二日 (8月25日)	 1.訪問藤澤南岳(幕府末期儒學家藤澤東田亥之子)。藤澤見贈 《和陶詩探奇・小識》與《日本通史》二冊書。 2.大野鍠子、鈴子(大野鍠子之妹¹²⁷)來訪
七月二十三日 (8月26日)	1.張星舫來訪,論伊藤博文富國之策。 【張星舫條陳開港通商及設銀行、鑄銅元、造紙幣諸法是為日本 富強之基。】 2.岡本先治(上述電話局之庶務課長)來訪。與之談教育之法,談 交通之利,談風俗改良會。
七月二十四日 (8月27日)	1.參觀大阪裁判所、控訴所、留置所,並晤裁判所所長河村善益。 【裁判所始建於明治八、九年,其先之斷獄法與我國大同小異, 自改良後,罷除一切酷虐之刑。】 2.在清語學校演說。
七月二十五日 (8月28日)	在神戸參觀監獄所拘禁室及勞動工廠。
七月二十六日 (8月29日)	孫雁清來,談日本郵便局之誠懇,談我國欲正元法必須一律用銀元。

^{127 1905}年嚴修創辦保姆講習所時特聘其為主持者。

日期	主要參觀場所及內容
七月二十九日 (9月1日)	藤澤元造來訪,筆談許久。 【藤澤言,人知日本維新之益,而不知實基於德川氏百年間崇儒 之功也。】
八月初一日 (9月2日)	1.參觀汎愛幼稚園。 2.偕同大野鈴子參觀愛珠幼稚園的沿革與教學課程。
八月初二日 (9月3日)	1.前往育英高等女學校,校長導觀體操、圖畫、讀書、唱歌各室。 2.於清水谷女學校講演,並與校長大村忠次郎和東京女子大學校監 麻生正藏會談。 前往神戶。
八月初三日 (9月4日)	抵達東京新橋。
八月初四日 (9月5日)	與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會面,並偕同參觀麥酒會社。
八月初五日 (9月6日)	參觀控訴院與大審院(規模與大阪相去無多)的審判過程,並會 晤院長院長春木義彰。
八月初六日 (9月7日)	參觀博物館與動物園。【感想:博物館所列吾國及朝鮮物產皆粗惡,吾國尤甚】
八月初七日 (9月8日)	1.參觀成城學校。 2.初識巖谷孫藏(法學博士、京師大學堂仕學館總教習)及杉榮三郎(京師大學堂仕學館教習)。 3.至慈惠院及醫學校聽講衛生學。院長高木兼寬論日中衣食短長。
八月初八日 (9月9日)	1.參觀同文學院。張隸生同行。 2.參觀清華學校。伯顏同行。
八月初九日 (9月10日)	1.會晤根津一(1890 年擔任同文書院院長、東亞同文會幹事長) 並同訪著名教育家伊澤修二。 2.訪問巖谷孫藏。為余論考察學校之法,謂宜求詳,不宜貪多。 3.參觀衆議院與貴族議院。清水同行。
八月初十日 (9月11日)	訪問貴族院官舎,並得近衛篤磨(曾任貴族院議長、東亞同文會 創辦人)接見。
八月十一日 (9月12日)	1.參觀東京府與市役所,並偕同吳汝綸訪問東京府知事千家尊福。 2.拜訪伊澤修二。 【伊澤自述其二十年前學師範於美洲,其時日本教育之法尚不足 道,近漸趨完備矣。】
八月十二日	1.參觀警視廳第三部的衛生業務。

日期	主要參觀場所及內容
(9月13日)	2.消防署的課長寶田說明設備與火災訓練。3.在養育院由幹事安達憲忠導覽,參觀養病室、健康室、醫室、孩童室等與聾啞班級教學。
八月十三日 (9月14日)	1.參觀淺草寺、水族館、"珍世界"、 十二重樓(凌雲閣)、動物 園、五重塔等地。 【在十二重樓看到甲午戰爭照片,得知日本必教孩童甲午戰爭日 之何以勝,清之何以挫。】 2.伊澤修二來訪。針對在清成立泰東同文分局一事交換意見。
八月十五日 (9月16日)	參觀富士見小學校各教室與上課狀況。 【校長山崎彦八言,日本之初改良也,先立小學校,漸增女學生;次立幼稚園,次立女學校。又小學校必須私立,乃廣政府之力,萬不能偏。】
八月十六日 (9月17日)	外務省知照,自 18 日起正式接待。由雙太守壽陪同嚴修參觀各 地。
八月十七日 (9月18日)	參觀東京四大監獄署之一的巢鴨監獄署中的製造工廠、學校課程、病院、製品陳列室等,並與監獄所長神野會談。 【感想:署中工廠有不如大阪整飭者】
八月十八日 (9月19日)	 1.參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中本科、研究科、專修科、選科四科的教學。 嚴修的長男嚴智崇亦為該校學生。 2.參觀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英語、家政、技藝、裁縫、習字、地理、歷史、國語、物理、科學、圖畫等教學。 【附記:各學校以師範學校用款最多。】
八月十九日 (9月20日)	1.訪東京府師範學校,由校長瀧澤菊太郎導覽參觀各教室與教學。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諭關本幸太郎也同行。 【關本接受袁世凱招聘,即將就任位於保定的直隸師範學堂教習。】 2.訪問深川印刷會社參觀書的印刷過程。 深川印刷會社為日本最早的民間印刷社,原為製紙工廠。
八月二十一日 (9月22日)	1.訪問東京美術學校,在庶務掛羽田槙之進與校長正木直彦介紹下 參觀繪畫室、彫刻室、圖案室、彫金室、漆工室的教學。 2.訪問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校長手島精一介紹各教室設備並參觀器 械。
八月二十二日 (9月23日)	1.在校長狩野亨吉帶領下參觀了第一高等學校的講堂、圖書館、物理教室、地質礦物標本室。該校畢業生可參加帝國大學入學考試。

日期	主要參觀場所及內容
	2. 参觀帝國大學工科的電器工學、建築學列品室、土木工學圖書 室・圖畫室、造船學列品室、土木工品陳列所、機械工學製圖 室・列品室、應用科學圖書室・列品室等設備。
八月二十四日 (9月25日)	 1.參觀帝國大學理科的動物標本陳列室、地質學教室、物理・化學實驗室、人類學倉庫・教室等設備。 2.參觀帝國大學醫科的解剖室、眼科、產婦人科、小兒科、皮膚科、病院等設備。
八月二十五日 (9月26日)	參觀帝國大學農科的獸醫學教室、動物學教室、林學講義室、植 物學實驗室等設備。
八月二十六日 (9月27日)	參觀單級學校渡邊小學的教學。
八月二十八日 (9月29日)	1.出席體操學校的卒業式。 【在卒業式實全體奉讀教育勅語,行最敬禮,最後並全體齊唱「君之代」】 2.參觀學習院的教學與圖書室、博物館等設備。 3.訪問岡本監輔(提倡日中提攜論,曾任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北京警務學堂教習)。
八月二十九日 (9月30日)	與華族女學校校長細川潤次郎及下田歌子(曾任華族女學校校長、帝國婦人協會會長、後又創辦實踐女學校和女子工藝學校)會談。 參觀中學校生徒的課程、教室設備、運動場、幼稚園的教學等等。
八月三十日 (10月1日)	在校長小西住八導覽下,參觀東京盲啞學校的點字教具與教學等 等。
九月初一日 (10月2日)	東京音樂學校代理校長大島導覽參觀音樂教室並欣賞洋樂。
九月初二日 (10月3日)	參觀弘文學院的各講堂與教學。
九月初三日 (10月4日)	訪問橫濱華僑學校大同學校與關帝廟。
九月初四日 (10月5日)	訪同文學院觀體操。
九月初五日 (10月6日)	1.訪問大隈重信。唐秀豐擔任翻譯,和田亦同行。 【大隈言,德育智育體育對小學教育法皆重要,且取人之文明則 己之文明自進。】

日期	主要參觀場所及內容
	2.參觀早稻田大學講堂。
九月初六日 (10月7日)	參觀印刷局機械與印刷明信片過程。
九月初七日 (10月8日)	 1.和田導覽參觀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各講堂。 2.參觀常盤小學校・幼稚園的教學與設備。 3.參觀日本銀行的營運與設備。
九月初八日 (10月9日)	吳汝綸來訪。
九月初九日 (10月10日)	在慶應義塾塾長鎌田榮吉、教頭門野幾之進帶領下,偕同吳汝綸 參觀慶應義塾大學部・中學校・小學校。張星五(畢業於東京帝 國大學農科大學)亦同行。
九月初十日 (10月11日)	於東京機械製造會社購買地球儀與助力器具模型。
九月十一日 (10月12日)	 1.參觀上野美術館。清水與智怡同行。 2.參觀教育博物館的學校用品與教具。 3.中西正樹來訪。討論日本政局。
九月十二日 (10月13日)	1.澤勢來訪。 2.訪問鳥尾小彌太子爵,討論黨派與政界。
九月十三日 (10月14日)	贈詩伊澤修二。
九月十四日 (10月15日)	訪問品川紡織工廠。 辭別東京。
九月十五日 (10月16日)	抵達京都,遊覽妙心寺、金閣寺等名勝。
九月十七日 (10月18日)	參觀第九師團駐兵處的教室、食堂、宿舎等。門田同行。
九月十八日 (10月19日)	孫實甫論貨幣法。
九月二十日 (10月21日)	1.參觀西天滿小學校·幼稚園,校長多羅尾介紹唱歌、習字、算術等課程。 2.訪貨幣製造局參觀貨幣製造過程。
九月二十一日 (10月22日)	參觀西區區役所。鈴木清同行。

日期	主要參觀場所及內容
九月二十二日 (10月23日)	訪本田小學校參觀茶道與裁縫。
九月二十三日 (10月24日)	經大阪抵廣島。
九月二十五日 (10月26日)	參觀馬關春帆樓。 經博多抵長崎。
九月二十七日 (10月28日)	乘西京丸自長崎出港。
九月二十九日 (10月30日)	抵達上海。
十月二十八日 (11月27日)	抵達天津。

資料來源:《嚴修東遊日記》,頁 3-139。

附錄 2 光緒三十年(1904)嚴修赴日視察行程表

日期	主要參觀場所及內容
光緒三十年 四月初七日 (5月21日)	出發。與四男嚴智鍾及張伯苓等共計十一人乘船前往塘沽。
四月初八日 (5月22日)	在塘沽乘船往上海。學校司收發書籍委員陳春溪等人亦同船。
四月十一日 (5月25日)	抵達上海。
四月十四日 (5月28日)	於上海搭乘永生丸前往日本。
四月十六日 (5月30日)	抵達長崎。
四月十八日 (6月1日)	抵達神戶。
四月十九日 (6月2日)	抵達品川、曠生與長男智崇、次男智怡前來迎接。
四月二十日 (6月3日)	1.拜訪楊星桓公使及馬拱辰參贊。 2.參觀弘文外塾(為不諳日文的中國留學生所設學校),學監鈴木 龜壽介紹講堂、宿舎、食堂等。智鍾、智怡同行。 3.再晤伊澤修二。
四月二十一日 (6月4日)	拜訪伊藤伊吉。
四月二十二日 (6月5日)	與中國留學生歡談。
四月二十三日 (6月6日)	1.伊澤修二欲合辦編譯印刷。 【吳止岐來訪,致伊澤之意,泰東同文局欲協力辦編譯、印刷兩事。】 2.參觀弘文外塾的化學課教學。
四月二十四日 (6月7日)	訪問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説明小學校建設要旨。
四月二十五日 (6月8日)	1.參觀東京高等師範附屬小學校工藝科。 【教授棚橋源太郎論手工課,表示日本鑑於日俄戰爭苦戰之教

	訓,了解即使國家缺乏資源亦須振興製造業。因此小學校必設工藝科。】 2.參觀高等工業學校電氣化學科、機械科、染科、圖案科各教室。 【校長代理坂田說明工業專門高等學校的必要性】
四月二十六日 (6月9日)	1.在嘉納導覽下參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動物、植物、礦物、理化、 圖畫等教室講堂,及算術教學、其他設備。張伯苓同行。 2.偕同嘉納至弘文外塾參觀地理、博物、算學教學。
四月二十七日 (6月10日)	1.參觀弘文外塾的體操訓練。 2.在陳哲甫、李金藻(天津留日學生、曾就讀弘文學院師範科)導覽下參觀小石川幼稚園的歌唱課與講話課。 3.會晤波多野貞之助(教育學家),聽講教育學一小時。 【波多野講訓練之目的、訓練與身體練習之關係、訓練與教授之關係。】 4.參觀清華學校幾何教學。 5.參觀同鄉講習所。
四月二十八日 (6月11日)	參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習字與遊戲課,張伯苓、智鍾、智崇同行。 【教授棚橋云,遊戲非但注重體育而已,實兼德智兩育也。又因文字之繁簡難易不同,日本的國語課時數為西洋兩倍,故西洋得以其暇致力於理化諸科。】
四月二十九日 (6月12日)	參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父兄懇話會。 【嘉納言,此校學生之父兄大都有學問,否則有資本,其智識皆 已開通,此會不過討論約束子弟之法耳。若町村間學校,父兄椎 魯者多,懇話會時不特討論教導子弟之法,乃並其父兄而教 之。】
四月三十日 (6月13日)	1.參觀富士見幼稚園,張伯苓、智鍾、智崇同行。 【幼稚園兒童於上課用餐之際行為秩序井然有序,嚴修深感值為 學習。】 2.參觀法政速成大學附屬日語班(專為中國留學生而設)。
五月初一日 (6月14日)	參觀高等工業學校實習工廠之教學、工廠中製造過程、工廠產 品。張伯苓、智鍾、智怡同行。
五月初二日 (6月15日)	1.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聽棚橋源太郎講教科書編纂法。 【內容:日本自明治五年以後隨時設定教科書之沿革,與歷史、 地理、理科三科教科書之編纂法】 2.晚赴高等工業學校講話會(每月一次,專為開通職工知識)。 【內容:教授松浦和平講運輸法之發達,教授神保小虎講日本之 有用礦物。張伯苓、智崇、智怡同行、文部大臣夫婦亦出席。】
五月初三日	答拜青柳篤恒、錢稻孫(曾留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高校與羅

	1
(6月16日)	馬大學)等人。
五月初四日 (6月17日)	拜訪長岡護美子爵(1898 年與近衛篤磨共創東亞同文會,擔任副會長)。
五月初六日 (6月19日)	1.前往淺草參觀「日露戰爭鴨綠江之戦」(油畫)。 2.工業學校化學教習平澤繁太郎來訪。 【平澤論學工業必須徵諸實用又能以學理施之實行。】
五月初七日 (6月20日)	前往文部省會晤文部大臣久保田讓與參事官松井順吉。張伯苓、智崇同行。
五月初八日 (6月21日)	1.參觀共立女子職業學校(手島精一等人創辦)。分甲乙兩科,學習學科與術科。 2.文部省聽講(一):松本和平參事官進行說明。 內容:文部省建設之大概。
五月初九日 (6月22日)	1.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聽講教科書編纂法。 佐々木講教科書編纂法、修身書編纂法、讀本編纂法、習字手帖 編纂法等。 2.再參觀高等工業學校。
五月初十日 (6月23日)	1.參觀早稻田大學,張伯苓、智崇同行。 青柳見贈大學規則、大學講義錄、大學第二十一回報告,導覽大 學講堂及各教室與圖書館。 高等預科科長田原榮導覽參觀商科考試。 與大隈談教育事及維新前日本女學之大略。 2.文部省聽講(二) 內容:文部省各員之職掌,各府縣市郡町村之規則。
五月十一日 (6月24日)	文部省聽講(三) 內容:小學校之大略,徵稅法,年齡戶籍。
五月十二日 (6月25日)	1.經由大限介紹參觀女子大學。張伯苓、智怡同行。 校長成瀬仁藏贈本校規則與本校一覽。庶務八木兼夫導覽參觀各 講堂與察舎。 2.赴弘文外塾聽大久保介壽講學校管理法、論用賞用罰之宜。 3.出席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演奏會,最後齊唱「君之代」。
五月十三日 (6月26日)	1.青柳偕同早稻田大學漢文講師牧野謙次郎來訪,筆談中國歷史教 科書編纂法。 2.長岡子爵宴請於邸。
五月十四日 (6月27日)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觀摩教學(一) 內容:算術、國語(辭彙與句型的教法)、習字、體操等。
五月十五日	1.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觀摩教學(二)
	·

(6月28日)	內容:實驗教學、歷史、體操等。 2.文部省聽講(四) 內容:小學校學齡就學及科目時間,教科書。
五月十六日 (6月29日)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觀摩教學(三) 內容:國語(習字、句型)與舞蹈。
五月十七日 (6月30日)	1.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觀摩教學(四) 內容:學生的演講練習、素描教學等。 2.文部省聽講(五) 內容:學校建築及教員檢定。
五月十八日 (7月1日)	1.文部省聽講(六) 內容:教員檢定。 2.赴法政速成科日本語教室聽日語一小時。
五月十九日 (7月2日)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觀摩教學(五) 內容:習字(以四宮格紙練習)、唱歌等。
五月二十日 (7月3日)	公使楊樞招飲。 【楊公使言,當光緒初年時,日本諸務未興,艱難之狀與同於我 國今日,紙幣不通行,銀圓亦不信用。】
五月二十一日 (7月4日)	1.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觀摩教學(六) 內容:作文、國語(話劇方式教學)等。 2.文部省聽講(七) 內容:幼稚園、盲啞學校及類似諸小學校、半日學校、二部教室 等大略。
五月二十二日 (7月5日)	1.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觀摩教學(七) 內容:談話會(即文藝會)。 2.文部省訪聽講(八) 內容:實業學校概略。 普通局長澤柳執吾國最新奏定章程一冊問吾國頒布及奉行之大略。
五月二十三日 (7月6日)	1.偕同弘文外塾學生參觀天文台。 嘗試使用望遠鏡等機器。弘文外塾講師三澤贈所著天文書一本。 2.文部省聽講(九) 內容:實業學校甲乙兩種。
五月二十四日 (7月7日)	1.文部省聽講(十) 內容:實業學校概要。 2.晚赴留學生會館聽音樂演習。
五月二十五日 (7月8日)	赴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典禮。 參觀卒業証書、修業證明書、獎狀等頒發過程與來賓演講。

五月二十六日 (7月9日)	松本導覽參觀文部省各局,並會晤官文書課長松浦鎮次郎及文部書記官渡部董之介。曠生與張伯苓同行。
五月二十七日 (7月10日)	出席清風亭速成師範學生送別會。
五月二十九日 (7月12日)	出席貴州省留學生歡迎會。
六月初一日 (7月13日)	1.赴府立尋常師範學校會晤校長瀧澤菊太郎及書記天野靜也,曠生 與張伯苓同行。 【該校算術教法最善,學生亦有禮端正。】 2.參觀三省堂印刷所之機械與每日印刷狀況。
六月初二日 (7月14日)	1.參觀王子製紙社製紙過程與器械。赴美學習製紙店員清水金元導 覽介紹,曠生、張伯苓、智怡同行。 拜訪文學博士井上哲次郎。 【井上於二十年前留學德國,凡十年。識吾國陳季同、賡音泰。 論日本教育得力在德川幕府最後三百年,既重儒學又發明武士 道,不遺餘力,近三十年,復採西洋之所長,故益覺完全。又言 日本維新之政,吉田松陰之功最多,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皆其弟 子。其時諸賢放膽直進,乃有今日。亦武士道得力之一証也。】 3.訪問田尻稻次郎(法學博士)。 【田尻論日本明治初年學制大略,言欲考學制之沿革,有法令全 書及文部省年報,檢閱之,可得大凡。】
六月初三日 (7月15日)	1.參觀國民教育社附屬幼稚園,國民教育社長多田房之輔導覽介紹並贈《日本小學校之教師》雜誌數冊。2.參加早稻田大學卒業式。 校長鳩山和夫講演,清國得業生林棨答詞。
六月初四日 (7月16日)	1.參觀實踐女學校清國留學生卒業式。卒業者兩名。 【卒業式後觀清國學生成績,得知成績不若日本人學生。】 2.依田雄保甫來訪,見贈著作《地理指掌圖》。
六月初五日 (7月17日)	前往吾妻橋札幌麥酒會社赴亞雅音樂會送別會,張伯苓、鑑塘、伯顏同行。
六月初六日 (7月18日)	外務大臣持刺來訪。
六月初七日 (7月19日)	寫贈手島精一詩幅。
六月初八日 (7月20日)	日光行。

六月初十日 (7月22日)	遊覽日光東照宮。
六月十三日 (7月25日)	 1.政教畫閣主幹木崎政盛精測繪輿地之學,持伊澤名刺為介來訪, 攜所著地圖若干種。 2.晚上李紫洲來訪,與張伯苓議天津立分科學堂事。
六月十四日 (7月26日)	 1.至西川風琴製造所訂購風琴。 此製造所始明治十年,為日本全國業此者之巨擘。所製者恆運往 西洋銷售。 2.訪問帝國教育會會長辻新次,曠生同行。 【辻新次說明帝國教育會概略。並言有志為吾國謀適宜之教育, 建議精選青年子弟十五歲至二十歲者兩百人來此留學,授以普通 學。】
六月十五日 (7月27日)	 1.拜訪戶水寬人。 【戶水論中學校科目宜備,而程度不必過高。】 2.參加直隸速成師範班卒業式。 3.伊澤所介紹之伊藤充美來訪,表明欲赴清國擔任教習意願。
六月十六日 (7月28日)	 1.與渡邊龍盛議聘師範學堂日本人教習與派遣留學生事。 2.根津一謂法國律例不宜於中國。 【根津論程度低者不宜學法律,又言中國宜集古來法律,採撮精要為一編以資傳習。惟國際法、商法皆古所無,當以今世所行者補入。又言法國律例不宜於中國,其意蓋主保國粹而尤防邪說之横流也。】
六月十八日 (7月30日)	1.前往法政速成科聽梅謙次郎講民法。 2.前往講道館參觀柔道。 3.與嘉納治五郎論學校行政。 【嘉納言教育分三類,曰學術曰教育曰教育行政,今先論其第三。小學、中學同時舉行,師範學堂先立尋常者,其高等者可緩。外國語學校當立,留學日本者除速成外必須在本國預備日語五年。】
六月十九日 (7月31日)	1.訪問穗積八束 (東京大學法科大學校長,自 1899 年起任貴族院議員。是所謂「民法典論争」主角之一)。 【穗積談日本昔年立法律學校之大概,以所著憲法書見贈。】 2.拜訪平澤繁次郎。 【平澤言中國今時興工業高等者可暫緩,於學校內設工廠不如因 工廠增學校。】
六月二十日 (8月1日)	伊藤伊吉所介紹之小川銀次郎來訪,有意赴清為教習。
六月二十一日	1.三角錫子來訪,擬赴清助興女學。

(8月2日)	2.拜訪宮島誠一郎(1896 年任貴族院議員,擅漢詩漢文)、宮島 大八(其子,條漢與教育家)。
六月二十二日 (8月3日)	與渡邊龍聖議日本教習薪水。
六月二十三日 (8月4日)	1.參加伊澤修二主辦之精養軒送別會。 2.長原春田以自製風琴演奏漢樂送行。
六月二十四日 (8月5日)	 1.再與渡邊龍聖議聘日本教習。渡邊贈《手工教育論》一書。 2.留學生范靜生來訪,議如何改良國之政法。 3.再訪長岡子爵,並向馬拱辰參贊辭行。
六月二十五日 (8月6日)	 1.聘音樂教習事與渡邊龍聖產歧見。 2.參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手藝室,會晤手藝教師泰斗岡山秀吉。渡邊、曠生同行。 3.赴東洋社購教具。
六月二十七日 (8月8日)	於橫濱乘船。
六月二十八日 (8月9日)	途經神戶。
七月初一日 (8月11日)	途經長崎。
七月初三日 (8月13日)	抵達上海。
七月十一日 (8月21日)	抵達天津。

資料來源:《嚴修東遊日記》,頁 143-247。

The Intellectuals' Activity in the Boom of an Inspection of Jap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Focusing on YanXiu's Educational Activity and Contribution

Chou Tong-Yi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boom of an inspection of Japan was rapidly developed due to defea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It reached its peak on the back of Guangxuxinzheng (the new political reform of 1901-1911).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inspection was observe Japanes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aims to deal with how YanXiu's trip for observing and studying education in Japan influences the educational activites and contributions. YanXiu vistited Japan twice, one at his own expense, the other by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e first time when he went to Japan was in 1902. He visited many schools and understood the morden school system effected in Japan at that time. After coming back to China, he founded schools in his homeland—Tianjin. And Yanxiu went to Japan again as the Zhili province government official in 1904. H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school management deeply, associating with people from various fields, and made an effort to find out Japanese teachers suitable for teaching in Zhili. Finally, his contributions of founding schools and reinforcing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Zhili was noticed by the Qing Dynasty. Thus YanXiu was selected for the senior vice minister of xuebu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05. He drafted the Jiaoyuzongzhi (the gist of education) and established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ive system which was practiced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deep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s from inspection of Japan. In particular, Quanxuesuo regulations referred to Japanese local educational administive system. To sum up, YanXiu applied his experience to educational activites. As a result, he established

schools in homeland and designed educational policies as a senior vice minister of xuebu. He palyed a vital rol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YanXiu, Inspection of education, Japan, Xuebu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Late Qing Dynasty